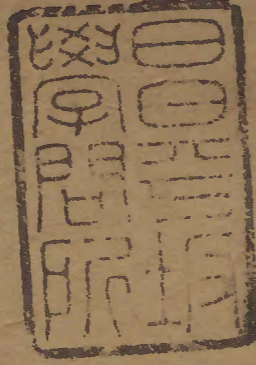


晉書

列十四至十七



			丑	漢
		四	〇	書
		四	三	門
	一	三	〇	
四	一	三	〇	
冊	架	函	號	類

			丑	漢
		二	〇	書
		一	〇	
二	一	〇		
冊	架	號	類	

内閣文庫			
番號	漢	5030	
冊數	41(25)		
函號	280	30	



A 1 2 3 4 5 6 M 8 9 10 11 12 13 14 15 B 17 18 19

Kodak Gray Scale



© Kodak, 2007 TM: Kodak



綴じ部(喉部分)の文字など開きが不鮮明な箇所あり

列傳第十四

晉書四十四

御撰

鄭袤

字默 默子球

淺草文庫

鄭袤字默叔滎陽開封人也高祖衆滿大司農父泰揚州刺史有高名袤少孤早有識鑒荀悅見之曰鄭公業為不二子隨叔父澤避難江東時泰歆為豫章太守澤往宥之歆與泰善無養袤如己子年十七乃還鄉里以清正時濟陰魏顛為相國掾名重當世遂同郡任泰與結交袤以諷奸雄終為勸覽遠之及譙敷誦者稱焉魏武帝初封諸子為侯精選賓友袤與徐幹俱為臨淄侯文惠王曹芳功曹從事司

空王朗辟為掾袁舉高陽許允扶風曾其東萊王基
朗皆命之後咸至大仁有重名袁遷尚書郎出為黎
陽令吏民悅服太守班下屬城特見甄美為諸縣之
最選議書若丞轉濟陰太守下車旌表孝悌敬禮賢
能與立廉序開誘後進調補大將軍從事中郎拜散
騎常侍會廣平太守欽宣帝謂袁曰賢叔大匠垂稱
於陽平魏郡百姓蒙惠化且盧子家王子雍繼踵此
郡使世不乏賢故復相不出袁在廣平以德化為先
善作條教郡中愛之徵拜侍中百姓戀慕涕泣路隅
遷少府高貴鄉公即位袁與河南尹王肅備法駕奉

迎於元城封廣昌亭侯徙光祿勳領宗正母立儉作
亂景帝自出征之一百官相送於城東袁疾病不任會
帝謂中領軍王肅曰唯不見鄭光祿為恨肅以語袁
袁自與進帝及於近道如知曰故知侯生必來也遂
與袁共載曰計將何先文曰昔也如臺即特所
知悉其人好謀而不達事情自昔建勳幽州志均望無
限文如書而無等今大軍出其不意江漢之卒銳而
不能圖深溝高壘以在其氣此亞夫之長也帝稱善
轉太常高貴鄉公議之明堂辟雍精選博士袁舉劉
毅劉寔趙廣陵後至公如文如後及管道知公立

與議定策進封安城鄉侯邑千戶景元初疾病失明
屢乞骸骨不許拜光祿大夫五等初建封安陵伯武
帝踐祚進爵為侯雖寢疾十餘年而壽賢並相推薦
泰始中詔曰光祿大夫密陵侯安陵伯正守道冲
粹退有清和之風進有素絲之節宜登三階之曜補
衮職之闕今以衮為司空天子臨軒造三官中郎將
國坦就第拜授衮前後辭讓遣使禮上送印綬至于
十數謂坦曰魏以徐原山為司空吾時為侍中受詔
譬旨徐公語吾曰三公當上應天心苟非其人實傷
和氣不敢以垂死之年累辱朝廷也終於不就遵人

雅君子之跡可不務乎固辭久之見許以侯就第拜
儀同三司置舍人官騎賜牀帳簾褥錢五十萬九年
薨時年八十五帝於東堂發哀賜祕器朝服一具衣
一襲錢三十萬絹布各百匹以供喪事謚曰元有子
六人長子默嗣次質舒詡稱予位並列卿

默字思元起家祕書郎考覈舊文刪省浮穢中書令
虞松謂曰而今而後朱紫別矣轉尚書考功郎專典
伐蜀事封關內侯遷司徒左長史武帝受禪與太原
郭弈俱為中庶子朝廷以太子官屬宜稱陪臣默上
言皇太子體皇極之尊無私於天下官臣皆受命天

朝不得同之藩國事遂施行出為東郡太守值歲荒人饑默輒開倉振給乃舍都亭自表待罪朝廷嘉默憂國詔書褒歎比之汲黯班告天下若郡縣有此比者皆聽出給入為散騎常侍初帝以貴公子當品鄉里莫敢與為輩求之州內於是十二郡中正僉共舉默文帝與表書曰小兒得廁賢子之流愧有竊賢之累及武帝出祠南郊詔使默驂乘因謂默曰卿知何以得驂乘乎昔州里舉卿相輩常愧有累清談遂問政事對曰勸穡務農為國之基選人得才濟世之道居官久職政事之宜明慎黜陟勸戒之由宗尚儒素

化導之本如此而已矣帝善之後以父喪去官尋起為廷尉是時鬲令袁毅坐交通貨賂大興刑獄在朝多見引逮唯默兄弟以潔慎不染其流遷太常時僕射山濤欲舉一親親為博士謂默曰卿似尹翁歸令吾不敢復言默為人敦重柔而能整皆此類也及齊王攸當之國下禮官議崇錫典制博士祭酒曹志等並立異議默容過其事坐免尋拜大鴻臚遭母喪舊制既葬還職默自陳懇至久而見許遂改法定令聽大臣終喪自默始也服闋為大司農轉光祿勳太康元年卒時年六十八謚曰成尚書令衛瓘奏默才行

名望宜居論道五升九卿位未稱德宜贈三司而后
父楊駿先欲以女妻默子豫默曰吾每讀雋不疑傳
常想其人畏遠權貴奕世所守遂辭之駿深為恨至
此駿議不同遂不施行默寬冲博愛謙虛温謹不以
才地矜物事上以禮遇下以和雖僮豎廝養不加聲
色而猶嫌怨故士君子以為居世之難子球

球字子瑜少辟宰府入侍二宮成都王為大將軍起
義討趙王以備球自頓丘太守為右長史以功封平壽
公累遷侍中尚書散騎常侍中護軍尚書右僕射領
吏部永嘉二年卒追贈金紫光祿大夫謚曰元球弟

豫永嘉末為尚書

李胤

李胤字宣伯遼東襄平人也祖敏漢河內太守去官
還鄉里遼東太守公孫度欲彊用之敏乘輕舟浮海
海莫知所終胤父信追求積年浮海出塞竟無所見
欲行喪制服則疑父尚存情若居喪而不聘娶後有
鄰居故人與其父同年者亡因行喪制服燕國徐甞
與之同州里以不孝莫大於無後勸使娶妻既生胤
遂絕房室恒如居喪禮不堪其憂數年而卒胤既幼
孤母又改行有識之後降食立戚亦以喪禮自居又

以祖不知存亡設本主以事之由是以孝聞容貌質
素頽然若不足者而知度沉深言必有則初仕郡上
計掾州辟部從事治中舉孝在界外鎮北軍事遷樂亭
侯相政尚清簡入為尚書郎西途中護軍司馬吏部郎
銓綜廉平賜爵關中侯出補中書太守文帝引為大
將軍從事中郎遷御史中丞共恪直繩百官憚之伐
蜀之役為西中郎將督關中軍事後為河南尹封
廣陸伯恭始初拜尚書進爵為侯胤奏以為古者三
公坐而論道內參六官之事外與六卿之教或處三
槐兼聽獄訟誓疑之典謀及卿士陛下聖德欽明垂
心萬機猥發明詔儀刑古式雖唐虞疇諮周文翼翼
無以加也自今以往國有大政可親延群公詢納謹
言其軍國所疑延詣省中使侍中尚書諮論所宜若
有疾疢不任觀會臨時遣侍臣訊訪詔從之遷吏部
尚書僕射尋轉太子少傅詔以胤忠允高亮有匪躬
之節使領司隸校尉胤屢自表讓忝傳儲宮不宜兼
監司之官武帝以二職並須忠賢故每不許咸寧初
皇太子出居東宮帝以司隸事任於重而少傅有旦
夕輔導之務胤素羸不宜久勞少傅拜侍中加特進
俄遷尚書令侍中特進如故胤雖歷職內外而家至

貧儉兒病無以市藥帝聞之賜錢十萬其後帝以司徒舊丞相之職詔以胤為司徒在位五年簡亮持重稱為任職以吳會初平大臣多有勲勞宜有登進乃上疏遜位帝不聽遣侍中宣旨優詔敦諭絕其章表胤不得已起視事太康三年薨詔遣御史持節監喪致祠謚曰成皇太子命舍人王贊誄之文義甚美帝後思胤清節詔曰故司徒李胤太常彭灌並履忠清儉身沒家無餘積賜胤家錢二百萬穀千斛灌家半之三子固真長脩固字萬基散騎胤卒固子志嗣爵志字彥道歷位散騎侍郎建

甲陽平太守

真長位至太僕卿脩黃門侍郎太弟中庶子

盧欽

盧欽字子若范陽涿人也祖植漢侍中父毓魏司空世以儒業顯欽清澹有遠識篤志經史舉孝廉不行魏大將軍曹爽辟為掾爽弟嘗有所屬請欽白爽子弟不宜干犯法度爽深納之而罰其弟除尚書郎爽誅免官後為侍御史襲父爵大利亭侯累遷琅邪太守宣帝為大傅辟從事中郎出為陽平太守遷淮北都督伏波將軍甚有稱績徵拜散騎常侍大司農遷吏部尚書進封大梁侯武帝受禪以為都督河北諸

軍事平南將軍假節給追鋒輅卧車各一乘第二駙
馬二乘騎具刀器御府人馬鎧等及錢三十萬欽在
鎮寬猛得中疆場無虞入為尚書僕射加侍中奉車
都尉領吏部以清貧特賜絹百匹欽舉必以材稱為
廉平成寧四年卒詔曰欽履道清正執德貞素文武
之稱著於方夏入躋機衡惟允庶事肆勤內外有匪
躬之節不幸薨沒朕甚悼之其贈衛將軍開府儀同
三司賜祕器朝服一具衣一襲布五十匹錢三十萬
謚曰元又以欽忠清高潔不營產業身沒之後家無
所庇特賜錢五十萬為立第舍復下詔曰故司空王
基衛將軍盧欽領典軍將軍楊囂並素清貧身沒之
後居無私積頃者飢饉聞其家大匱其各賜穀三百
斛欽歷宰州郡不尚功名唯以平理為務祿俸散之
親故不營貲產動循禮典妻亡制廬杖終喪居外所
著詩賦論難數十篇名曰小道子浮嗣
浮字子雲起家太子舍人病疽截手遂廢然朝廷器
重之以為國子博士祭酒祕書監皆不就欽第珽字
子笏衛尉卿珽子志

志字子道初辟公府掾尚書郎出為鄴令成都王顥
之鎮鄴也愛其才量委以心膂遂為謀主齊王問起

義遣使告頴頴召志計事志曰趙王無道肆行篡逆四海人神莫不憤怒今殿下摠率三軍應期電發子來之衆不召自至掃夷凶逆必有征無戰然兵事至重聖人所慎宜旌賢任才以收時望頴深然之改選上佐高辟掾屬以志為諮議參軍仍補左長史專掌文翰頴前鋒都督趙驤為倫所敗士衆震駭議者多欲還保朝歌志曰今我軍失利敵新得勝必有輕易凌轢之情若頴兵不進三軍畏衄懼不可用且戰何能無勝負宜更選精兵星行倍道出賊不意此用兵之奇也頴從之及倫敗志勸頴曰齊王衆號百萬與

張泓等相持不能決大王運得濟河此之大勳莫之與比而齊王今當與大王共輔朝政志聞兩雄不俱處功名不並立今宜因太妃微疾求還定省推崇齊王徐結四海之心此計之上也頴納之遂以母疾還藩委重於罔田是頴獲四海之譽天下歸心朝廷封志為武強侯加散騎常侍及河間王顥納李含之說欲內除二王樹頴儲副也頴謂志應之志正諫不從及同滅頴遙執朝權遂成觖望之心以長沙王又在內不得恣其所欲密欲去六時荆州有張昌之亂頴表求親征朝廷許之會皇弟平乃迴兵以討又志

諫曰公前有復皇祚之大勲及事平歸功於齊辭九錫之賞不當朝政之權振陽翟饑人葬黃腸白骨皆盛德之事四海之人莫不荷頌矣逆寇縱肆擾荆楚今公掃清群難南土以寧振旅而旋頻軍關外文服入朝此霸王者之事也頴不納反文死頴表志為中書監留鄴參署相府事乘輿敗於蕩陰頴遣志督兵迎帝及王浚攻鄴志勸頴奉天子還洛陽時甲士尚萬五千人志夜部分至曉衆皆成列而程太妃戀鄴不欲去頴未能決俄而衆潰唯志與子謐兄子終殿中武賁千人而已志復勸頴早發時有道士姓黃

號曰聖人太妃信之及使呼入道士求兩杯酒飲訖拋杯而去於是志計始決而人馬復散志於營陣間尋索得數乘鹿車司馬督韓玄收集黃門得百餘人志入帝問志曰何故散敗至此志曰賊去鄴尚八十里而人士一朝駭散太妃欲奉陛下還洛陽帝曰甚佳於是御犢車便發屯騎校尉郝昌先領兵八千守洛陽帝召之至汲郡而昌至兵仗甚盛志喜於復振啓天子宣下赦書與啓以滿奮為司隸校尉賜志絹二百匹綿百斤

慶既達洛陽志百官粗備帝悅袍一領初河間

王顥聞王浚起兵遣右
敗顥兵洛陽不敢進縱
宗廟宮室以絕人心志
陽怨毒之聲百年猶存

鄴方聞成都軍
遷都長安將焚
直無道焚燒洛
止方遂逼天子

幸其壘帝垂泣就與唯
侍側曰陛下今日之事當
一從右將軍巨驚怯無所
云補唯知盡微誠不離左
右而已傳方壘三日便西
心復從至長安顥被黜志
亦免官及東海王越奉迎
八駕顥啓帝復顥還鄴以
志為魏郡太守加左將軍
隨顥北鎮行達洛陽而平
昌公模遣前鋒督護馮嵩
隨顥還長安未至而聞

顥斬張方求和於越顥住華陰志進長安詣闕陳謝
即還就顥於武關奔南陽復為劉陶所驅迴詣河北
及顥薨官屬奔散唯志親自殯送時人嘉之越命志
為軍諮祭酒遷衛尉永嘉末轉尚書洛陽沒志將妻
子北投并州刺史劉琨至陽邑為劉粲所虜與次子
謐誦等俱遇害於平陽長子謙

謙字子諒清敏有理思好老莊善屬文選尚武帝女
榮陽公主拜駙馬都尉未成禮而公主卒後州舉秀
才辟太尉掾洛陽沒隨志北依劉琨與志俱為劉粲
所虜粲據晉陽留謙為參軍琨收散卒引騎還

攻粲粲敗走諶得赴琨先父母兄弟在平陽者悉為
劉聰所害琨為司空以諶為主簿轉從事中郎琨妻
即諶之從母既加親愛又重其才地建興末隨琨投
段匹磾匹磾自領幽州取諶為別駕匹磾既害琨尋
亦敗喪時南路阻絕段末波在遼西諶往投之元帝
之初末波通使於江左諶因其使抗表理琨文旨甚
切於是即加弔祭累徵諶為散騎中書侍郎而為末
波所留遂不得南渡末波死弟遼代立諶流離世故
且二十載石季龍破遼西復為季龍所得以為中書
侍郎國子祭酒侍中中書監屬再閔誅石氏諶隨閔
軍於襄國遇害時年六十七是歲永和六年也諶名
家子早有聲譽才高行絜為一時所推值中原喪亂
與清河崔悅潁川荀綽河東裴憲北地傅暢並淪陷
非所雖俱顯於石氏恒以為辱諶每謂諸子曰吾身
沒之後但稱晉司空從事中郎爾撰祭法注莊子及
文集皆行於世悅字道儒魏司空林曾孫劉琨妻之
姪也與諶俱為琨司空從事中郎後為末波佐史沒
石氏亦居大官其綽憲暢並別有傳

華表

華表字偉容平原高唐人也父歆清德高行為魏太

尉表年二十拜散騎黃門郎累遷侍中正元初石苞
來朝盛稱高貴鄉公以為魏武更生時聞者流汗沾
背表懼禍作頻稱疾歸下舍故色於大難後遷尚書
五等建封觀陽伯坐供給喪事不整免泰始中拜太
子少傅轉光祿勳遷太常卿數歲以老病乞骸骨詔
曰表清貞履素有老成之美久幹王事靜恭匪懈而
以疾固辭章表懇至今聽如所上以為太中大夫賜
錢二十萬牀帳褥席祿賜與卿同門施行馬表以苦
節垂名司徒李胤司隸王宏等並歎美表清澹退靜
以為不可得貴賤而親疏也咸寧元年八月卒時年

七十二謚曰康詔賜朝服有六子虞參嶠瞻澹簡

虞字長駿弘敏有才義妻父盧毓典選難舉姻親所
虞年三十五不得調晚為中書通事郎泰始初遷充
從僕射少為武帝所禮歷黃門侍郎散騎常侍前軍
將軍侍中南中郎將都督河北諸軍事父疾篤輒還
仍遭喪舊例葬訖復任虞因辭近旨初表有賜客在
萬使虞因縣令袁毅錄名三客各代以奴及毅以貨
賕致罪獄辭迷謬不復顯以奴代客直言送三奴與
虞而毅亦盧氏壻也又中書監荀勗先為中子求虞
女虞不許為恨因密啓帝以袁毅貨賕者多不可盡

罪宜責最所親者一人因指虞當之又緣虞有違忤
之咎遂於喪服中免虞官削爵士大夫鴻臚何遵奏虞
免為庶人不應襲封請以表世孫昆嗣表有司奏曰
庶所坐除名削爵一時之制庶為世子著在名簿不
聽襲嗣此為刑罰再加諸侯犯法八議平處者襲功
重爵也嫡統非犯終身棄罪廢之為重依律應聽襲
封詔曰諸侯薨子踰年即位此古制也應即位而廢
之爵命皆去矣何為罪罰再加且吾之責虞以肅貪
穢本不論常法也諸賢不能將明此意乃更詭易禮
律不顧憲度君命廢之而群下復之此為上下正相
反也於是有人司奏免議者官詔皆以贖論混以世孫
當受封逃避斷髮陽狂病瘖不能語故得不拜世咸
稱之虞棲遲家巷垂十載教誨子孫講誦經典集經
書要事名曰善文行於世與陳勰共造睹闡於宅側
帝嘗出視之問其故左右以實對帝心憐之帝後又
登陵雲臺望見虞首宿園阡陌甚整位然感舊太康
初大赦乃得襲封以之拜城門校尉遷左衛將軍數
年以為中書監意帝即位加侍中光祿大夫尚書令
進爵為公虞應召不待還而已奏免官尋遷太
子少傅加散騎常侍動遵舊典得傳導之義後年衰

病篤詔遣太醫療病進位光祿大夫開府儀同三司
時河東子韓壽因託賈后求以女配虞孫陶虞距而
不許后深以為恨故遂不登台司年七十五卒謚曰

元三子混奮恒

混字敬倫嗣父爵清真簡正歷位侍中尚書卒官子

陶嗣補鞏令沒於石勒

奮字敬叔為河南尹與荀藩荀組俱避賊至臨穎父

子並遇害

恒字敬則博學以清素為稱尚武帝女滎陽長公主
拜駙馬都尉元康初東宮建恒以選為太子賓友賜

自云 辟司徒王渾倉曹掾屬除散騎

中候俄拜領軍加散騎常

為尚書遷爵美陵縣公頃之劉聰

軍將二領穎川太守以為外援

人未及西赴而關中陷沒時群

繼奔散恒亦欲棄郡東渡而從

此為疑先言與驃騎將軍王導

不相及况群從乎即召恒補

以為衛將軍加散騎常侍本

南議立郊祀尚書刁協國子祭酒

光祿勳恒到

州大中正尋

手

杜暹還洛乃修郊祀恒議莫敢帝意許即便郊
柴宣於此脩立司筮荀組既歸軍三導同恒議遂
定於祀事以疾求解詔曰十八常職主宗廟丞掌敬重
而暹恒無疾不堪視奉職事天子稱吾不與祭如不
祭况宗伯之任職用司邪今曠恒為廷尉須之加特
進大寧初遷驃騎將軍加散騎常侍督石頭水陸諸
軍事三敦表轉恒為護軍疾病不拜授金紫光祿大
夫又領太子太保成帝即位加散騎常侍領國子祭
酒咸和初以愍帝時賜爵進封一皆削除恒更以討
王敦功封苑陵縣侯復領太常蘇峻之亂恒侍帝左
右從至石頭備履艱危困悴踰年初恒為州大中正
鄉人任讓輕薄無行為恒所黜及讓在峻軍中任勢
多所殺害見恒輒為敬不肆其虐鍾雅劉超之死亦
將及恒讓盡心救衛故得免及帝加元服又將納后
寇難之後典籍靡遺婚冠之禮無所依據恒推尋舊
典撰定禮儀奏帝勅麟雍朝廷軌則事並施用遷左
光祿大夫開府常侍如故因讓未拜會卒時年六十
九賜贈侍中左光祿大夫開府詔曰敬恒清恪儉素
雖居顯列常布衣蔬食年七十彌篤死之日家無餘財
唯有書數百卷世以此書之子俊嗣為尚書郎俊

子仰之大長

字叔駿

擢屬補尚

右令歸文帝為大將軍辟為

副從事中郎泰始初賜爵關內

侯安平太守辭親老不行更拜

作領國子博士遷侍中太康末

疾病屬小瘳嶠與侍臣表賀因

體出就平和上下同慶不覺拊舞臣

以為收功於所忽事乃無悔慮福

唯願陛下深垂聖明遠思所忽之

福冲和氣齊養精神願身於清簡

之字留心於虛曠之域無厭世俗常戒以忽群下之

言則豐慶日延天下幸甚帝手詔報曰輒自消息無

所為慮元康初封宣昌亭侯詔楊駿改封樂鄉侯遷

尚書後以嶠博聞多識屬書典實有良史之志轉祕

書監加散騎常侍班同中書寺為內臺中書散騎著

作及治禮音律天文數術南省文章門下撰集皆典

統之初嶠以漢紀煩穢慨然有改作之意會為臺郎

典官制事由是得編觀祕籍遂就其緒起于光武終

於孝獻一百九十五年為帝紀十二卷皇后紀二卷

十典十卷傳七十卷及三譜序傳目錄凡九十七卷

嶠以皇后配天作合一作外戚傳以繼未編非其
義也故易為皇后紀以次帝紀又改志為典以有堯
典故也而改名漢後書奏之詔朝臣會議時中書監
荀勗令和嶠太常張華侍中王濟咸以嶠文質事核
有遷固之規實錄之風咸之祕府後太尉汝南王亮
司空衛瓘為東宮傳列上通講事遂施行嶠所著論
議難駁詩賦之屬數十萬言其所奏官制太子宜還
宮及安邊雩祭明堂辟雍浚導河渠巡禹之舊跡置
都水司脩蠶宮之禮置長秋事多施行元康三年平
退贈少府謚曰簡嶠性嗜酒率常沉醉所撰書十典
未成而終祕書監何劭奏嶠中子徹為佐著作即便
踵成之未竟而卒後監繆徽又奏嶠少子暢為佐著
作即克成十典并草魏晉紀傳與著作即張載等俱
在史官永嘉喪亂經籍遺沒嶠書存者五十餘卷嶠
有三子顛徹暢顛嗣官至長樂內史暢有才思所著
文章數萬言遭寇亂避難荆州為賊所害時年四十

石鑿

石鑿字林伯樂陵夏人也出自寒素雅志公亮在
魏歷尚書郎侍御史尚書左丞御史中丞多所糾正
朝廷憚之出為并州刺史嚴節護匈奴中郎將武帝

受禪封堂陽子入為司隸校尉轉尚書時秦涼為虜
所敗遣鑿都督隴右諸軍事坐論功虛偽免官後為
鎮南將軍豫州刺史坐討吳賊虛張言級詔曰昔雲
中守魏尚以斬首不實受刑武牙將軍田順以詐增
虜獲自縊誣罔敗法古今所疾鑿備大臣吾所取信
往者西事公欺朝廷以敗為得竟不推究中間黜免
未久尋復授用異能補過而乃與下同詐所謂大臣
義得爾乎有司奏是也顧未忍耳今遣歸田里終身
不得復用勿削爵土也久之拜光祿勳復為司隸校
尉稍加特進遷右光祿大夫開府領司徒前代三公
無拜皆設小會所以崇宰輔之制也自魏末已後廢
不復行至鑿有詔令會遂以為常太康末拜司空領
太子太傅武帝崩鑿與中護軍張劭監統山陵時大
司馬汝南王亮為太傅楊駿所疑不敢臨喪出營城
外時有告亮欲舉兵討駿夫懼白太后令帝為手
詔詔鑿及張劭使率凌兵討亮勸駿甥也便率所領
催鑿速發鑿以為不然保持之遣人密覘視亮已別
道還許曰君是駿止論者稱之山陵訖封昌安縣侯
元康初為太尉年八十餘克壯慷慨自遇若少年時
人羨之尋亮詔曰元子陋字三賢鑿罷登歷屯騎校尉

溫羨

溫羨字長卿太原祁人漢護羌校尉序之後也祖恢
魏揚州刺史羨濟南太守兄第六人並知名於世
號曰六龍羨以朗寤見稱齊王攸辟為掾遷尚書
郎惠帝即位為豫州刺史入為散騎常侍累遷尚書
及齊王問輔政以羨傲之故吏意特親之轉吏部尚
書先是張華被誅因建議欲復其官爵論者或以為
非羨駁之曰自天子已下爭臣各有差不得歸罪於
一人也故晏子曰為已死亡北其親昵誰能任之里
克之殺二庶隙乞之立陽生以朝之誅諸呂皆積年

之後乃得立事未有事主見其行而得行其志於
之內者也式乾之會張華獨上宰不和不能承風
贊善望其拍麾從命不亦難乎况今皇后譖害其子
內難不預禮非所任且后體齊於帝尊同皇極罪在
枉子事不為逆義非所討今以華不能廢枉子之后
與趙盾不討殺君之賊同而貶責之於義不經通也
華竟得還復爵位其後以從駕討成都王穎有勲封
大陵縣公邑千八百戶出為冀州刺史加後將軍范
陽王馥或言昌也自啟冀州羨乃避之惠帝之幸
長安以羨為中書令不就及帝遷洛陽徵為中書監

加散常生以宋拜會帝崩懷帝即位遷左光祿大夫
開府領司徒論者僉謂為速在位未幾病卒贈司徒
謚曰元有三子祗允裕祗字崇齊太傅西曹掾允字
敬威太子舍人裕字敬嗣尚武安長公主官至左光
祿大夫

史臣曰晉氏中朝承累世之空遺兼并之業衣冠斯
盛英彥如林此數公者或以珪璋處台槐或以高名
居保傅自非一時之秀亦曷能至于斯惜其參緘於
論道之辰獨善於兼濟之日良圖變議無之多談然
退已進賢林叔弘推讓之美自家刑國宜伯協恭孝

之規子若之儒素為基偉容之若即流譽慶垂來葉
不亦宜哉石鑿以公亮升溫羨以明寤顯屬於危亂
不隕其名歲寒見松柏之後彫斯人之謂矣

贊曰讓矣密陵孝哉廣陸欽既博雅表亦貞肅鑒績
克宣溫聲載穆同鏘玉振爭芬蘭都

列傳第十五

一晉書四十五

劉毅

劉毅字仲雄東萊掖人漢陽城景王章之後父喈丞
 相屬毅幼有孝行少厲清節然好臧否人物王公貴
 人望風憚之僑居平陽太守杜恕請為功曹沙汰郡
 吏百餘人三魏稱焉為之語曰但聞劉功曹不聞杜
 府君魏末本郡察孝廉辟司隸都官從事京邑肅然
 毅將彈河南尹司隸不許曰攫獸之犬鼪鼠蹈其背
 毅曰既能攫獸又能殺鼠何損於犬投傳而去同郡
 王基薦毅於公府曰毅方正亮直挺然不群言不苟

正德十年

列傳十五

一

合行不苟容往日僑仕平陽為郡股肱正色立朝舉
綱引墨朱紫有分鄭衛不雜孝弟著於邦族忠貞效
於三魏昔孫陽取騏驎於吳坂秦穆拔百里於商旅
毅未遇知己無所自呈前已口白謹復申請太常鄭
袤舉博士文帝辟為相國掾辭疾積年不就時人謂
毅忠於魏氏而帝怒其顧望將加重辟毅懼應命轉
主簿武帝受禪為尚書郎駙馬都尉遷散騎常侍國
子祭酒帝以毅忠蹇正直使掌諫官轉城門校尉遷
太僕拜尚書坐事免官咸寧初復為散騎常侍博士
祭酒轉司隸校尉糾正豪忘京師肅然司部守令皇

風投印綬者甚衆時人以毅方之諸葛豐蓋寬饒皇
太子朝鼓吹將入東掖門毅以為不敬止之於門外
奏劾保傅以下詔赦之然後入帝嘗南郊禮畢唱
然問毅曰卿以朕方漢何帝也對曰可方桓靈帝曰
吾雖德不及古人猶克已為政又平吳會混一天下
方之桓靈其已甚乎對曰桓靈賣官錢入官庫陛下
賣官錢入私門以此言之殆不如也帝大笑曰桓靈
之世不聞此言今有直臣故不同也散騎常侍鄒湛
進曰世談以陛下比漢文帝人心猶不多同昔馮唐
荅文帝云不能用頗牧而文帝怒今劉毅言犯順而

陛下歡然以此相校聖德乃過之矣帝曰我平天下而不封禪焚雉頭裘行布衣禮卿初無言今於小事何見褒之甚甚曰臣聞猛獸在田荷戈而出凡人能之蜂蠆作於懷袖勇夫為之驚駭出於意外故也夫君臣有自然之尊卑言語有自然之逆順向劉毅始言臣等莫不變色陛下發不世之詔出思慮之表臣之喜慶不亦宜乎在職六年遷尚書左僕射時龍見武庫井中帝親觀之有喜色百官將賀毅獨表曰昔龍降鄭時門之外子產不賀龍降夏庭沫流不禁卜箴其祭至周幽王禍釁乃發易稱潛龍勿用陽在下

也證據舊典無賀龍之禮詔報曰正德未脩誠未有以膺受嘉祥省來示以為懼然賀慶之事宜詳依典義動靜數示尚書即劉漢等議以為龍體既蒼雜以素文意者大晉之行戢武興文之應也而毅乃引衰世妖異以疑今之吉祥又以龍在井為潛皆失其意潛之為言隱而不見今龍來實明煥示人以物非潛之謂也毅應推處詔不聽後陰氣解而復合毅上言必有阿黨之臣茲以事君者當誅而不誅故也毅以魏立九品權時之制未見得人而有八擯乃上疏曰臣聞立政者以官才為本官才有三難而興替之所

由也人物難知一也愛憎難防二也情偽難明三也
今立中正定九品高下任意榮辱在手操人主之威
福奪天朝之權勢愛憎決於心情偽由於己公無考
校之負私無告訐之忌用心百態求者萬端廉讓之
風滅苟且之俗成天下訥訥但爭品位不聞推讓竊
為聖朝恥之夫名狀以當才為清品輩以得實為平
安危之要不可不明清平者政化之美也枉濫者亂
敗之惡也不可不察然人才異能備體者寡器有大
小達有早晚前鄙後脩宜受日新之報抱正違時宜
有實直之稱度遠闕小宜得殊俗之狀任直不飾宜

得清實之譽行寡才優宜獲器任之用是以三仁殊
途而同歸四子異行而均義陳平韓信笑侮於邑里
而收功於帝王屈原伍胥不容於人主而顯名於竹
帛是薦論之所明也今之中正不精才實務依黨利
不均稱尺務隨愛憎所欲與者獲虛以成譽所欲下
者吹毛以求疵高下逐強弱是非由愛憎隨世興衰
不顧才實衰則削下興則扶上一人之身旬日異狀
或以貨賂自通或以計協登進附託者必違守道者
困悴無報於身必見割奪有私於己必得其欲是以
上品無寒門下品無貴族既時有之皆曲有故慢主

四時實為亂源指政之道一也置州都者取州里清
議咸所歸服將以鎮異同一言議不謂一人之身了
一州之才一人不審便坐之若然自仲尼以上至于
庖犧莫不有失則皆不堪何獨責在中人者哉若殊
不備自可更選今重其任而輕其所立品格還訪
刁攸攸非州里之所歸非職分之所置今訪之歸正
於所不服決事於所不職以長讒構之源以生乖爭
之兆似非立都之本自理俗之深防也主者既善刁
攸攸之所下而復選以二千石已有數人劉良上攸
之所下石公罪攸之所行駁違之論橫於州里嫌讎

之際結於大臣夫桑妾之訟禍及吳楚閩難之變難
興魯邦况乃人倫交爭而部黨興刑獄滋生而禍根
結損政之道二也本立格之體將謂人倫有序若貫
魚成次也為九品者取下者為格謂才德有優劣倫
輩有首尾今之中正務自遠者則抑割一國使無上
人穢劣下比則技舉非次并容其身公以為格坐成
其私君子無小人之怨官政無繩姦之防使得上欺
明主下亂人倫乃使優劣易地首尾倒錯善貴異之
器使在凡品之下負戴不肖地也在成人之首損政之
道三也陛下踐阼開天地之德弘不諱之語納忠直

之言以覽天下之情太平之甘不世之害也然賞罰
自主公以至于庶人無不加法置中正委以一國之
重無賞罰之防人心多故清平者寡故怨訟者衆聽
之則告訐無已禁絕則侵枉無極與其理訟之煩猶
愈侵枉之害今禁訟訴則杜一國之口培一人之勢
使得縱橫無所顧憚諸受枉者抱怨積直獨不蒙天
地無私之德而長壅蔽於邪人之銓使上明不下照
下情不上聞損政之道四也昔在前聖之世欲敦風
俗鎮靜百姓隆鄉黨之義執崇六親之行禮教庠序以
相率賢不肖於是見鄉老書其善以獻天子司

焉論其能以官於職有考以明黜陟故天下之
人退而脩本州黨有德義朝人有公正淳華邪佞無
所容厝今一國之士多著千數或流徙異邦或取給
殊方面猶不識況盡其才力而中正知與不知其當
品狀采譽於臺府納毀於流言任已則有不識之蔽
聽受則有彼此之偏所知者以愛憎奪其平所不知
者以入事亂其度既無老紀行之譽又非朝廷考
績之課遂使進官之人案近求遠背本遂末位以求
成不由行立品不核功黨譽在妄擢政王也凡所以
立品設狀者求人才以理物也非虛飾名譽相為好

醜雖孝悌之行不施朝廷故門外之事以義斷恩既以在官職有大小事有劇易各有功報此人求之實效功分之所得也今則反之於限官報雖職之高還附卑品無績在官而獲高叙是為抑功實而隆虛名也上奪天朝考績之分下長汙華朋黨之士損政六也凡官不同事入不同能得其能則成失其能則敗今品不狀才能之所宜而以九等為例以品取人或非才能之所長以狀取人則為本品之所限若狀得其實猶品狀相妨繫繫選舉使不得精於才宜況今九品所踈則削其長所親則飾其短徒結白論以為虛譽則品不料能百揆何以得理萬機何以得脩損政七也前九品詔書善惡必書以為褒貶當時天下少有所忌今之九品所下不敷其罪所上不列其善廢褒貶之義任愛憎之斷清濁同流以植其私故反違前品大其形勢以驅動衆人使必歸已進者無功以表勸退者無惡以成懲懲勸不明則風俗汙濁天下人焉得不解德行而銳人事損政八也由此論之選中正而非其人假權勢而無賞罰或缺中正而無禁檢故邪黨得肆枉濫從橫雖職名中正實為姦府事名九品而有八損或恨結於親親猜生於骨肉當

身困於敵。子孫離其殃咎。斯乃歷世之患。非徒當
今之害也。是以時主觀時立法。防蒸消亂。靡有常制。
故周因於殷。有所損益。至于中正九品。上聖古賢。皆
所不為。豈蔽於此事。而有不周哉。將以政化之宜。無
取於此也。自魏立以來。未見其得人之功。而生離薄
之累。毀風敗俗。無益於化。古今之失。莫大於此。愚臣
以為宜罷中正。除九品。棄魏氏之弊法。立一代之美
制。疏奏優詔。答之後。司空衛瓘等亦共表宜省九品。
復古鄉議。里選。帝竟不施行。毅夙夜在公。坐而待旦。
言議切直。無所曲撓。為朝野之所式。瞻嘗散齋而疾。
其妻省之。毅便奏加妻罪。而請解齋。妻子有過。立加
杖捶。其公正如此。然以峭直。故不至公輔。帝以毅清
貞。賜錢三十萬。日給米肉。年七十。告老。久之。見許以
光祿大夫。歸第。門施行馬。復賜錢百萬。後司徒舉毅
為青州大中正。尚書以毅懸車致仕。不宜勞以碎務。
陳留相樂安孫尹表曰。禮凡卑者執勞。尊者居逸。是
順叙之宜也。司徒魏舒司隸校尉。嚴詢與毅年齒相
近。往者同為散騎常侍。後分授外內之職。資塗所經。
出處一致。今詢管四十萬戶州。兼重司百僚。搃攝機
要。舒所統。殷廣兼執九品銓。十六州論議主者。不以

為劇毅但以知一州便謂不宜累以碎事於毅太優
詢舒太劣若以前聽致仕不宜得與遷授位者故光
祿大夫鄭袤為司空是也夫知人則括惟帝難之尚
可復委以宰輔之任不可諮以人倫之論臣竊所未
安昔鄭武公年過八十入為周司徒雖過懸車之年
必有可用毅前為司隸直法不撓當朝之臣多所按
劾諺曰受堯之誅不能稱堯直臣無黨古今所悉是
以汲黯死於淮陽董仲舒裁為諸侯之相而毅獨遭
聖明不離輦轂當世之士咸以為榮毅雖身備有風
疾而志氣聰明一州品第不足勞其思慮毅疾惡之

心小過主者必疑其論議傷物故高其優禮令去事
實此為机閣毅使絕人倫之路也臣州茂德惟毅越
毅不用則清談倒錯矣於是青州自二品已上光祿
勳石鑒等共奏曰謹按陳留相孫尹表及與臣等書
如左臣州履境海岱而象風齊魯故人俗務本而世
敦德讓今雖不克於茲而遺訓猶存是以人倫歸行
士識所守也前被司隸符嘗舉州大中正僉以光
祿大夫毅純孝至素著在邦間忠允亮直竭恭事上
仕不為榮惟期盡節正身之道崇公之志私行高義明
出處同揆故能令義一宗六風三州閭歸其清流雖

六十一
書卷之五

年者偏疾而神明克壯實臣州人士所思準繫者矣
誠以毅之明格能不言而信風之所動清濁必偃以
稱一州咸同之望也竊以為禮賢尚德教之大典
王制奪與動為開塞而士之附歸人倫為大臣等虛
劣雖言廢於前今承尹書敢不列啓按尹所執非惟
惜名議於毅之身亦通陳朝宜奪與大準以為尹言
當否應蒙評議由是毅遂為都銓正人流清濁區
別其所彈貶自相貴者始太市六年卒武帝撫柩驚
曰失吾名臣不得生作三公即贈儀同三司使者監
護喪事羽林左監北海王宮上疏曰中詔以毅忠允
匪躬贈班台司斯誠聖朝考績以毅著勲之美事也
臣謹按謚者行之迹而彌者功之表今毅功德並立
而有彌無謚於義不體臣竊以春秋之事求之謚法
主於行而不繼舜以然漢魏相承爵列侯則皆沒而
高行不加之謚至使三事之賢臣不如野戰之將鎡
跡所殊臣願聖世崇春秋之遠刑以列爵之舊限使
夫功行之實不相掩替則莫不立勳以革舊製
非所倉卒則毅之忠益雖不攻城必論德進爵亦
應在例臣敢惟行肅請周之義以勳勳力行如右帝
出其表使八座議之多同官議之寢不報二子暇恣

暉字長升正直有父風太康初為博士會議齊王攸
之國加崇典禮暉與諸博士坐議廷台武帝大怒收
暉等付廷尉會赦得出免官初暉父毅疾馮純姦佞
欲奏其罪未果而卒至是純位官曰隆暉慨然曰使
先人在不令純得無患後為駸棗今轉侍御史會司
徒王渾主簿劉輿獄辭連暉將收付廷尉渾不欲使
府有過欲距劾自舉之與暉更相曲直渾怒便遜位
還第暉乃奏渾曰謹按司徒王渾蒙國厚恩備位鼎
司不能上佐天子調和陰陽下遂萬物之宜使卿大
夫各得其所敢因劉輿距扞詔使私欲大府與長獄
訟昔陳平不答漢文之問邢吉不問死人之變誠得
宰相之體也既興刑獄怨懟而退舉動輕速無大臣
之節請免渾官右長史揚丘亭侯劉肇便辟善柔苟
枉阿順請大鴻臚削爵士諸聞暉此奏者皆歎美之
其後武庫火尚書郭彭率百人自衛而不救火暉正
色詰之彭怒曰我能截君角也暉勃然謂彭曰君何
敢恃寵作威作福天子法冠而欲截角乎求紙筆奏
之彭伏不敢言眾人解釋乃止彭以貴豪後每出輒
從百餘人自此之後務從簡素暉遷太原內史趙王
倫篡位假征虜將軍不受與三王共舉義惠帝復祚

暉為左丞正色立朝三臺清肅尋兼御史中丞奏免
尚書僕射東海公繇及王莽董艾等十餘人朝廷嘉
之遂即真遷中庶子左衛將軍司隸校尉奏免武陵
三澹及何綏劉坦溫畿李暉等長沙王又討齊王問
暉豫謀封朱虛縣公千八百戶又死坐免頃之復為
司隸及惠帝之幸長安也留暉守洛陽河間王顥遣
使鴆羊皇后暉乃與留臺僕射荀藩河南尹周馥等
上表理后無罪語在后傳顥見表大怒遣陳頴呂朗
率騎五千收暉暉東奔高密王略會劉根作逆略以
暉為大都督加鎮軍將軍討根暉戰失利還洛下暉

東值東海王越奉迎大駕及帝還洛羊后反宮后遣
使謝暉曰賴劉司隸忠誠之志得有今日以舊勲復
封爵加光祿大夫暉妻前卒先陪陵葬子更生初婚
家法婦當拜墓攜賓客親屬數十乘載酒食而行先
是洛陽令王稜為越所信而輕暉暉每欲繩之稜以
為然時劉聰王彌屯河北京邑危懼稜告越云暉與
彌鄉親而欲殺之越嚴騎將追暉右長史傅宣明暉
不然暉聞之未至墓而反以正義責越越甚慙及劉
曜寇京師以暉為撫軍將軍假節都督城守諸軍事
曜退還尚書僕射越憚暉久居監司又為衆情所歸

乃以為右光祿大夫領太子少傅加散騎常侍外示
崇進實奪其權懷帝又詔暉領衛尉加特進後復以
暉為司隸加侍中暉至為司隸允協物情故也王彌
入洛百官震焉彌以暉鄉里宿望故免於難暉因說
彌曰今英雄競起九州幅裂有不世之功者宇內不
容將軍自興兵已來何攻不剋何戰不勝而復與劉
曜不協宜思文種之禍以范蠡為師且將軍可無帝
王之意東王本州以觀事勢上可以混一天下下可
以成鼎峙之事豈失孫劉乎蒯通有言將軍宜圖之
彌以為然使暉于青州與曹疑謀且徵之暉至東阿

為石勒游騎所獲見彌與疑書而大怒乃殺之暉有
二子佑白佑為太傅屬白太子舍人白果烈有才用
東海王越忌之竊遣上軍何倫率百餘人入暉第為
劫取財物殺白而去搃字弘紀好學直亮後封父彪
位至北軍中候

程衛

程衛字長玄廣平曲周人也少立操行彊正方嚴劉
毅聞其名辟為都官從事毅奏中護軍羊琇犯憲應
死武帝與琇有舊乃遣有王攸喻毅毅許之衛正色
以為不可徑自馳入進諫帝收琇屬吏考問陰私

先奏琇所犯狼籍然後曰於毅由是名振遐邇百官
厲行遂辟公府掾遷尚書郎侍御史在職皆以事幹
顯補洛陽令歷安定頓立太守所莅者績著於官

和嶠

和嶠字長輿汝南西平人也祖洽魏尚書令父道魏
吏部尚書嶠少有風格慕舅夏侯玄之為人厚自崇
重有盛名於世朝野許其能整風俗理人倫襲父爵
上蔡伯起家太子舍人累遷潁川太守為政清簡甚
得百姓歡心太傅從事中郎庾顛見而歎曰嶠森森
如千丈松雖磔石多節日施之大厦有棟梁之用賈

充亦重之稱於武帝入為給事黃門侍郎遷中書令
帝深器遇之舊監令共車入朝時荀勗為監嶠鄙勗
為人以意氣加之每同乘高抗專車而坐乃使監令
異車自嶠始也吳平以參謀功賜弟郁爵汝南亭
侯嶠轉侍中愈被親禮與任愷張華等善嶠見太子
不令因侍坐曰皇太子有過行古之風而季世多偽恐
不了陛下家事帝默然不答後與荀顛荀勗同侍帝
曰太子近入朝差長進卿可俱詣之祖及世事既奉
詔而還讀詔並稱太子明識弘雅誠如明詔嶠曰聖
質如初耳帝不悅曰是嶠退居恒懷憂慕知不見用

猶不能已。在御坐言及社稷，未嘗不以儲君為憂。帝知其言忠，無不酬和。從與嶠語，不及來事，或以告賈妃。妃銜之。太康末，為尚書以母憂去職。及惠帝即位，拜太子太傅，加散騎常侍，光祿大夫。太子朝西宮，嶠從入。賈后使帝問嶠曰：「卿昔為我，不了家事，今日定云何？」嶠曰：「臣昔事先帝，嘗有斯言之不效，國之福也。臣敢逃其罪乎？」二康二年卒，贈金紫，光祿大夫，加金章紫綬，本位如前。永平初，策謚曰簡。嶠家產豐富，擬於王者。然性至吝，以是獲譏於世。杜預以為嶠有錢癖，以弟郁子濟嗣位。至中書郎郁字仲輿，才望不及嶠，而以清幹稱。歷尚書左右丞，射中書令。尚書令洛陽傾沒，奔于苟晞，疾卒。

武陟

武陟字元夏，沛國竹邑人也。父周，魏衛尉。陟沈敏，有器量，早獲時譽。與二弟韶、叔夏，茂季夏並搃角知名。雖諸父兄弟及鄉閭，宿望莫能覺其優劣。同郡劉公榮有知人之鑒，常造周，周見其三子，為公榮曰：「皆國士也。」元夏最優，有輔佐之才，陳力就列，可為亞公。射夏季夏不減常伯，納言也。陟少習人論，與潁川陳泰友善。魏明帝世，累遷下邳太守。景帝為大將軍，引為

從事中郎累遷司隸校尉轉太僕卿初封亭侯五等
建改封薛縣侯文帝甚親重之數與詮論時人常問
陳泰孰若其父群陔各稱其所長以為群泰略無優
劣帝然之泰始初拜尚書掌吏部遷左僕射左光祿
大夫開府儀同三司陔以宿齒舊臣名位隆重自以
無佐命之功又在魏已為大臣不得已而居位深懷
遜讓終始全潔當世以為美談卒在位謚曰定子輔
嗣韶歷吏部郎太子右衛尉
名亞於陔為上洛太守散
愷年少於茂即武帝姑子
不答由是致怨及楊駿誅

弟陷為逆黨遂見害茂清
時為僕射以茂駿之姨
方直聞於朝野一旦在
酷天下傷焉侍中傳祇上
申明之後追贈光祿勳

任愷

任愷字元褒樂安博昌人也父吳魏太常愷少有識
量尚魏明帝女累遷中書侍郎貞外散騎常侍晉國
建為侍中封昌國縣侯愷有經國之幹萬機大小多
管綜之性忠正以社稷為己任帝器而臨之政事多
諮焉泰始初鄭沖王祥何曾等皆顯裴秀等各以老疾
歸第帝優寵大臣不欲勞以筋力數遣愷諭旨於諸

公詔以當世大政衆議得失愷惡賈充之爲人也不
欲令久執朝政每裁抑焉充病之不知所爲後承間
言愷忠貞局正宜在東宮使護太子帝從之以爲太
子少傅而侍中如故充計畫不行會秦雍寇擾天子
以爲憂愷因曰秦涼覆敗關右騷動此誠國家之所
深慮宜速鎮撫使人心有庇自非威望重臣有計略
者無以康西土也帝曰誰可任者愷曰賈充其人也
中書令庾純亦言之於是詔充西鎮長安充用荀勗
計得留充既爲帝所遇欲專名執而庾純張華溫顯
向秀和嶠之徒皆與愷善楊琕王恂華廙等充所親
敬於是朋黨紛然帝知之召充愷宴於武乾殿而謂
充等曰朝廷宜一大臣當和充愷各拜謝而罷既而
充愷尋以帝已知之而不責結怨愈深外相崇重內
甚不平或爲充謀曰愷控門下樞要得與上親接宜
啓令典選便得漸疎此一都令史事耳且九流難精
間隙易乘充曰稱愷才能宜在官人之職帝不之疑
謂充無得英才即日以愷爲吏部尚書加奉車都尉
愷既在選舉公平盡心所職然侍親轉希充與
荀勗馮統承制浸潤謂愷豪侈用御食器充遣尚書
右僕射高士珪奏愷遂免官有司收太官宰人檢

覈是愷為公主得賜時御器也愷既免而毀
謫益至帝漸薄之然山濤謂愷為人通雅有智局舉
為河南尹坐愷案不獲又免官復遷光祿勳愷素有
識鑒加以在公勤恪甚得朝野稱譽而愷克朋黨又
諷右司表愷立進令劉友交關事下尚書愷對不
大尚書杜友廷尉劉良並忠公士也知愷為克所抑
欲申理之故遲留而未斷以是愷及友良皆免官愷
既失職乃縱酒耽樂極滋味以自奉養初何劭以公
子奢侈每食必盡四方珍饈愷乃踰之一食萬錢猶
云無可下筋處愷時因朝請帝或慰諭之愷初無復
言惟泣而已後起為太僕轉太常初魏舒雖歷位郡
守而未被任遇愷為侍中薦舒為散騎常侍至是舒
為右光祿開府領司徒帝臨軒使愷拜授舒雖以弘
量寬簡為稱時以愷有佐世器局而舒登三公愷止
守散卿莫不為之憤歎也愷不得志竟以憂卒時年
六十一諡曰元子罕嗣罕字子倫幼有門風才望不
及愷以洲行致稱為清平佳士歷黃門侍郎散騎常
侍兗州刺史大鴻臚

崔洪

崔洪字良治博陵安平人也高祖定著各漢代父讚

魏吏部尚書左丞射以雅量冠稱洪少以清厲顯名
骨鯁不同在物人之有過輒面詰之而退無後言武
帝世為御史治書時長樂馮恢父為弘農太守愛少
子淑欲以爵傳之恢父然服闋乃還鄉里結草為廬
陽濟不能言淵得罷歸恢始仕為博士祭酒散騎常
侍霍嬰薦恢高行邁俗作縱古烈洪奏恢不敢儒素
令學生番直左右雖有讓侯微善不得稱無倫輩嬰
為浮華之日遂免嬰官朝廷憚之尋為尚書左丞時
人為之語曰叢生棘刺來自博陵在南為鷄在北為
鷹漢吏部尚書舉用甄明門無私謁薦雍州刺史郤

詵代己為左丞詵後糾洪洪謂人曰我舉郤丞而還
奏我是挽弩自射也詵聞曰昔趙宣子任韓厥為司
馬以軍法戮宣子之僕宣子謂諸大夫曰可賀我矣
我選厥也任其事崔侯為國舉才我以才見用惟官
是視各明至公何故私言乃至此洪聞其言而重之
洪口不言貨財手不執珠玉汝南王亮常譙公卿以
琉璃鍾行酒酒及洪洪不執亮問其故對曰慮有執
玉不趨之義故爾然實乖其常性故為詭說揚駿誅
洪與都水使者王佑親暱日黜後為大司農卒於官
子廓散騎侍郎亦以正直稱

郭奕

郭奕字大業太原陽曲人也少有重名山濤稱其高
節有推量初為野王令羊祜嘗過之奕歎曰羊子
何必減郭大業少還復往又歎曰羊子去人遠矣
遂送祜出界數百里坐此免官咸熙末為文帝相國
主簿時鍾會反於蜀荀啓即會之從甥少長會家勗
為文帝掾奕啓出之帝雖不用然知其雅正武帝踐
祚初建東宮以奕及鄭默並為中庶子遷右衛率驍
騎將軍封平陵男咸寧初遷雍州刺史鷹揚將軍尋
假赤幢曲蓋鼓吹奕有寡姊隨奕之官姊下僮僕多

有姦姦犯而為人所糾奕省按律曰六丈夫豈當以老
姊求名遂遺而不問時亭長李含育俊才而門寒為
豪族所排奕用為別駕含後果有名位時以奕為知
人太康中徵為尚書奕有重名當世朝臣皆出其下
時帝委任楊駿奕表駿小器不可任以社稷帝不聽
駿後果誅及奕疾病詔賜錢二十萬日給酒米太康
八年卒太常上謚為景有司議以貴賤不同彌謚與
景皇同不可請謚曰穆詔曰謚所以旌德表行按謚
法一德不備為簡奕忠毅清直立德不渝於是遂賜
謚曰簡

謚曰簡

言奕

二

侯史光

侯史光字孝明東萊掖人也幼有才悟受學於同縣
劉夏崇孝廉州辟別駕咸熙初為洛陽典農中郎將
封關中侯泰始初拜散騎常侍尋兼侍中與皇甫陶
荀虞持節循省風俗及還奏事稱旨轉城門校尉進
爵臨海侯其年詔曰光忠亮雋素有居正執義之心
歷職內外恪勤在公其以光為御史中丞雖屈其列
校之位亦所以伸其司直之才光在職寬而不縱太
保三祥久疾廢朝光奏請免之詔優祥而寢光奏後
遷少府卒官詔賜朝服一具衣一襲錢三十萬布百

匹及葬又詔曰光厲志守約有清忠之節家極貧儉
其賜錢五十萬光儒學博士麻官著績文筆奏議皆
有條理長子玄嗣官至玄光太守卒子施嗣東莞太
守

何攀

何攀字惠與蜀犍郡人也仕州為主簿屬刺史皇甫
晏為牙門張弘所害誣以大逆時攀適丁母憂遂詣
梁州拜表證晏不反故晏寃理得申王濬為益州辟
為別駕濬謀伐吳遣攀奉表詣臺口陳事機詔拜引
竟乃令張華與攀等量進討之宜濬兼遣攀過羊祜

面陳伐吳之策攀善於將命帝善之詔攀參濬軍事
及孫皓降於濬而王渾恚於後機欲攻濬攀勸濬送
皓與渾由是事解以攀為濬輔國司馬封關內侯轉
滎陽令上便宜十事甚得名稱除廷尉平時廷尉卿
諸葛沖以攀蜀士輕之及共斷疑獄沖始歎服遷宣
城太守不行轉散騎侍郎楊駿執政多樹親屬大開
封賞欲以恩澤自衛攀以為非乃與石崇共立議奏
之語在崇傳帝不納以豫誅駿功封西城侯邑萬戶
賜絹萬匹弟逢平鄉侯兄子達關中侯攀固讓所封
及絹之半餘所受者分給中外宗親略不入己遷

軍校尉頃之出為東羌校尉徵為揚州刺史在任
三年遷大司農轉兗州刺史加鷹揚將軍固讓不就
太常成粲左將軍下粹勸攀莅職中詔又加切厲攀
竟稱疾不起及趙王倫篡位遣使召攀更稱疾篤倫
怒將誅之攀不得已扶疾赴召卒于洛陽時年五十
八攀居心平允莅官整肅愛樂人物敦儒者為梁
益二州中正引致遺滯巴西陳壽聞又捷為費立皆
西州名士並被鄉閭所誦清議十餘年攀申明曲直
咸免寃濫攀雖居顯職家甚貧素無妾媵伎樂惟以
周窮濟乏為事子璋嗣亦有父風

史臣曰幽厲不君上德猶懷進善共驩在位大聖之所不堪況乎志士仁人寧求苟合懷其寵秩所以繫其存亡者也雖復自口竭金投光撫劍馳言比闕敗車猶踐而諫主不易謀臣實難劉毅一過寬容任和兩遭膚受詳觀餘烈亦各其心焉若夫武陔懷魏臣之志崔洪愛郤詵之道長於勸王彌之尊何攀從趙倫之命君子之人觀乎臨享者也 贊曰仲雄初令忠譽揚庭身方諸葛帝與桓靈大業非揚元襄銷費和氏條暢堪施大厦雀門不謁聲飛朝野侯史武陔輔佐之才何攀平允究濫多迴 列傳第十五 晉書四十五

列傳卷第十六

晉書四十六

御撰

劉頌

劉頌字子雅廣陵人漢廣陵屬上胥之後也世為名族同郡有雷將穀魚品姓皆出其下時人為之語曰雷將穀魚劉最為祖父觀平陽太守頌少能辨物理為時人所稱祭孝廉舉秀才皆不就文帝辟為相府掾奉使于蜀時蜀新平人饑土荒頌表求振貸不待報而行由是除名武帝踐阼時尚書三公郎典科律申寬訟累遷中書侍郎以年中老與散騎郎白袞巡撫荆揚以奉使稱旨轉黃門郎遷議郎守廷尉時

尚書令史唐寅非罪下獄詔使考竟絕執據無罪寅遂得免時人以頌比張釋之在臨六年帝為詳平會減吳諸將爭功遣頌校其中功帝以頌持法失理左內臨教上便宜之所納用水轉為浸官頌表罷之百職服闋除淮南相在官嚴用數萬人豪彊兼并孤貧受分百姓歌其平惠頌在辭受詔卿所言悉要事宜

大數以聞恒苦多事或

不能悉有報勿以為疑臣等詔之日喜懼交集益思自竭用忘其鄙願以螢燭增暉重光到郡草具所陳如左未及書上會臣嬰丁天罰寢頓累年今謹封上前事臣雖才不經國言淺多違猶願陛下垂省使臣微誠得經聖臨不恣棄於常案如有足採冀補萬一伏見詔書開啟二字以之百世垂建感屬咸出之藩夫豈不懷公理然也樹國全制始成於今趨秦漢魏氏之局節絕王帝三代之絕跡功被無外光流後裔巍巍盛美三五之君始有勳德何則彼因自然而就之異乎絕跡之後更創之雖然封劾班三子於吳蜀

臣之愚慮謂未盡善云云。魏一則輕庸蜀以絕此故。變
釁之所出。易至風塵之地。且自吳平以來。東南六州
將士更守江表。此時之至慮也。又內兵外守。吳人有
不自信之心。宜得壯士以鎮撫之。使內外各安其舊。
又孫氏為國文武衆職數擬天朝。一旦堙替。同於編
戶。不識所蒙。軍生之思。而災困逼身。自謂失地。用懷
不靖。今得長王以臨其國。隨才授任。文武並叙。士卒
百役不出其鄉。求富貢者取之於國內。內兵得散。新
邦又安。兩獲其所。於事為宜。官一取同姓。諸王年二十
以上。人才高者。分王。云。蜀以其去近。就遠。割裂土宇。
令倍於舊。以封故地。用王幼稚。須皇子長。乃遣君
之於事。無晚也。急所須。地交得長主。此事宜也。臣所
陳封建。今大義已舉。然餘衆事。儻有足採。以參成制。
故皆并列。本事。臣聞不憚危悔之患。而願獻所見者。
盡忠之臣也。垂聽逆耳。甘納苦言者。濟世之君也。臣
以期運幸。遇無諱之朝。雖當抗疏陳辭。凡論政體。猶
未悉所見。指言得失。徒荷恩寵。不異凡流。臣竊自愧。
不盡忠規。無以上報。謹列所見。如左。臣誠未自許。所
言必當然。要以不隱。所懷為上報之節。若萬一足採。
則微臣更生之年。如皆誓安。則國之福也。願陛下缺

半日之間垂省臣言以惟陛下與應天順人龍飛踐
阼為創業之主然所遇之時實是叔世何則漢末陵
遲闔閭用事小人專朝君子在野政荒衆散遂以亂
亡魏武帝以經略之才撥煩理亂兼蕭文教積數十
年至平延康之初然後吏清下順法始大行逮至文
明二帝奢淫驕縱傾殆之主也然內盛臺榭聲色之
娛外當三方英豪嚴敵事成克舉少有愆違其故何
也實賴前緒以濟勲業然法物政刑固已漸頽矣自
嘉平之初晉祚始基逮于咸熙之末其間累年雖鈇
鉞屢斷前羽除凶醜然其存者感家遭時之恩不軌於
法泰始之初陛下踐阼其所服乘皆先代功臣之胤
非其子孫則其曾玄古人有言膏粱之性難正故曰
時遇叔世當此之秋天地之位始定四海洗心整綱
之會也然陛下猶以用才因宜法寬有由積之在素
異於漢魏之先三祖崛起易朝之為未可一旦直繩
御下誠時宜也然至所以為政矯世衆務自宜漸出
公塗法正歲斷日遷就肅譬由行每雖不橫截迅流
然儀向所趨漸靡而往終得其寧積微稍著以至於
今可以言政而自泰始以來將三十年政功美績未
稱聖旨凡諸事業不茂既往以陛下明聖猶未及叔

世之弊以成始初之隆傳之後世不無慮乎意者臣
言豈不少既心夫顧惟萬載之事理在二端天下
大器一安難傾一傾難正故慮經後世者必精目下
之政政安遺業使數世賴之若乃兼建諸侯而樹藩
屏深根固蒂則祚延無窮可以比跡三代如或當身
之政遺風餘烈不及後嗣雖樹親戚而成國之制不
建使夫後世獨任智力以安大業若未盡其理雖經
異時憂責猶追在陛下將如之何願陛下善當今之
政樹不拔之勢則天下無遺憂矣夫聖明不世及後
嗣不必賢此天理之常也故善為天下者任勢而不
任入任勢者諸侯是也任人者郡縣是也郡縣之察
小政理而大勢危諸侯以為邦近多違一而遠慮固聖王
惟終始之弊權輕重一理包彼小違以據大安然後
足以藩固內外維鎮之服夫武王聖王土也成王賢王
也然武王不恃成王之賢而廣封建有慮經無窮也
且善言今者必有驗之於古唐虞以前書文殘缺其
事難詳至於三代則並建明德及與王之顯親列爵
五等諸國承家以藩屏而室延祚久長近者五六百
歲遠者僅將千載逮至秦氏罷侯置守子弟不分尺
土孤立無輔二世而滅漢承周秦之後雜而用之前

後二代各二百餘年。其封建不用。雖疆弱不適。制
度外錯不盡。言中然。其衰亡恒在。同姓失職。諸侯
微時。不在疆。廣昔呂氏作亂。幸賴秦代之援。以寧社
稷。七國叛逆。梁王捍之。卒弭其難。自是之後。威權削
奪。諸侯止食租。無事者。至乘牛車。是以王莽得擅本
朝。遂其姦謀。傾蕩天下。毒流生靈。光武紹起。雖封樹
子弟。而不建成國之制。作亦不延魏氏承之。圈閉親
戚。幽囚子弟。是以神器速傾。天命移在陛下。長短之
應。禍福之徵。可見於此。又魏氏雖正。位居體南。面稱
帝。然三方未賓。正朔未所。不加寶者。戰國相持之勢。

大晉之興。宣帝定燕。祖平蜀。陛下滅吳。可謂功格
天地。土廣三王。舟車四至。人迹所及。皆為臣妾。四海
大同。始於今日。宜承大勲之籍。及陛下盛明之時。開
塔土宇。使同姓必王。建文安於萬載。垂長世於無窮。
臣又聞國有任臣。則必有重臣。則亂。而王制人。君立
子以適。不以長立。適以長。不以賢。此事情之不可易
者也。而賢明至少。不肖至衆。此固天理之常也。物類
相求。感應而至。又自然也。是以開君不在位。則重臣盈
朝。明后臨政。則任臣列職。夫任臣之與重臣。俱執國
統而立斷者也。然成敗相反。邪正相背。其故何也。重

臣假所資以樹私任 一因所籍以盡公盡公者政之本也樹私者亂之源 推斯言之則秦日少亂日多政教漸頽欲國之無_一不可得也又非徒唯然而已借令愚劣之嗣蒙先_私之遺緒得中賢之佐而樹國本根不深無幹輔之_一則所謂任臣者化而為重臣矣何則國有可傾之_一則執權者具疑衆疑難以自信而肯受死亡者非人情故也若乃建基既厚藩屏疆禦雖置幼君赤子而天下不懼_一之所謂重臣者今悉反忠而為任_臣矣何則理無危勢懷不自猜忠誠得著不惕於邪_也也聖王知賢哲之不出及故立相持之勢以御其臣是以_一五等既列臣無忠慢圖於竭節以徇其上羣后既建_禮體賢鄙亦均一契等於無慮且樹國苟固則所任之臣得賢益理次委中智亦足以安何則勢固易持_也也然則建邦苟盡其理則無向不可是以周室自成康以下逮至宣王宣王之後到于赧_三其間歷載_無名臣而宗廟不隕者諸侯維持之也故曰為社稷計莫若建_國夫邪正逆順者人心之所繫服也今之建置_官寧_重事勢使諸侯率義而動同忿俱奮_今其力足以維_宗邑若包藏禍心惕_邪而走孤立無_黨所蒙之_一不足獨以

有為然齊此室難陛下宜與達古今善識事勢之士
深共籌之建侯之理使君樂其國臣榮其朝各流福
祚傳之無窮上下一心愛國如家視百姓如子然後
能保荷天祿善置王室六諸王裂土皆兼於古之諸
侯而君賤其爵臣恥其官莫有安志其故何也法同
郡縣無成國之制故也人之建置宜使率由舊章一
如古典然人心繫常不示十年好惡未改情願未移
臣之愚慮以為宜早創制遲迴衆望猶在十年之
外然後能令君臣各安其位榮其所蒙上下相持用
成藩輔如今之為適足以虧天府之藏徒棄穀帛之
資無補鎮國衛上之勢也古者封建既定各有其國
後雖王之子孫無復尺土此今事之必不行者也若
推親疎轉有所廢以有以樹則是郡縣之職非建國
之制今宜豫開此地令一世之內使親者得轉處近
十世之遠近郊地盡然以親疎相維不得復如十世
之內然猶樹親有所遲下都滿已彌數百千年矣
今方始封而親疎倒施其非所宜宜更大量天下土
田方里之數都更裂土分人以三同姓使親疎遠近
不錯其宜然後可以永安古者封國大者不過土方
百里然後入數穀衆境內必盈其力足以備充制度

今雖一國周環近將千里然力實寡不足以奉國典
所遇不同故當因時制宜以盡事適今宜令諸王國
容少而軍容多然於古與所應有者悉立其制然非
急所須漸而備之不得頓設也須車甲器械既具羣
臣乃服綵章倉廩已實乃此宮室百姓已足乃備官
司境內充實乃作禮樂唯小廟社稷則先建之至於
境內之政官人用才自非以史國相命於天子其餘
衆職及死生之斷穀帛資賞慶賞刑威非封爵者悉
得專之今臣所舉二端蓋事之大較其所不載應在
二端之屬者以此為率令諸國本一郡之政耳若備
舊典則官司以數事所不須而以虛制損實力至於
慶賞刑斷所以衛下之權不重則無以威衆人而衛
上故臣之愚慮欲令諸侯權具國容少而軍容多然
亦終於必備今事為亘周之建侯長享其國與王者
並遠者僅將千載近者猶數百年漢之諸王傳祚暨
至曾玄人性不甚相遠古今一揆而短長甚違其故
何邪立意本殊而制不同故也周之封建使國重於
君公侯之身輕於社稷故無道之君不免誅放敦興
滅繼絕之義故國祚不泯不免誅放則皇后思懼胤
嗣必繼是無亡國也諸侯思懼然後軌道下無亡國

天子乘之理勢自安此周室所以長在也漢之樹置
君國輕重不殊故諸王失度陷於罪殺國隨以亡不
崇興滅繼絕之序故下無固國下無固國天子居上
勢孤無輔故姦臣擅朝易傾大業今宜反漢之弊脩
周舊跡國君雖或失道陷於誅絕又無子應除苟有
始封支胤不問遠近必紹其祚若無遺類則虛建之
湏皇子生以繼其統然後建國無滅又班固稱諸侯
失國亦猶網密今又宜都寬其檢且建侯之理本經
盛衰大制都定班之羣后著誓冊青書之玉版歲之
金匱置諸宗廟副在有司寡弱小國猶不可危豈况
萬乘之主承難傾之邦而加其上則自然永久居重
固之安可謂根深華嶽而四維之也臣之愚願陛下
置天下於自安之地寄大業於固成之勢則可以無
遺憂矣今閭閻少名士官司無言向能其故何也清議
不肅人不立德行在取容故無名之士下不專局又無
考課吏不竭節故無高能無高能則有疾世事少名
士則後進無準故臣思立吏課而肅清議夫欲富貴
而惡貧賤人理然也聖王大諳物情知不可去故直
同公私之利而詭其求道使夫欲富者必先由貧欲
貴者必先安賤安賤則不矜不矜然後廉恥厲守貧

者必節欲節欲然後操全以此處務乃得盡公盡公者富貴之徒也為無私者終得其私故公私之利同也今欲富者不由貧自得富欲貴者不安賤自得貴公私之塗既乖而人情不能無私私利不可以公得則恒背公而橫務是以風節日頹公理漸替人士富貴非軌道之所得以此為政小在難期然教頹來既久難反一朝又世放都靡營欲比肩羣士渾然庸行相似不可頓肅甚殊黜陟也且教不求盡善善在抑充同侈之中猶有甚恭使夫昧適情之樂者損其顯榮之貴俄在不解之地約已繁素者蒙儉德之報列于清官之上二業分流令各有蒙然俗放都奢不可頓肅故臣私慮願先從事於漸也天下至大萬事至衆人君至少同於天日故非垂聽所得周覽是以聖王之化執要而已委務於下而不以事自嬰也分職既定無所與焉非憚日昃之勤而牽於逸豫之虞誠以政體宜然事勢致之也何則夫造創謀始逆闇是非以別能否甚難察也既以施行因其成敗以分功罪甚易識也易識在考終難察在造始故人君恒居其易則安大臣不處其難則亂今陛下每精事始而略於考終故羣吏慮事懷成敗之懼輕飾文采以避

目下之譴重此政功所以未善也今人主能恒居易
執要以御其下然後人臣功罪形於成敗之徵無逃
其誅賞故罪不可蔽功不可誣功不可誣則能者勸
罪不可蔽則違慢日肅此為國之大略也臣竊惟陛
下聖心意在盡善懼政有違故精事始以求無失又
以衆官勝任者少故不委務寧居日異也臣之愚慮
竊以為今欲盡善故宜考終何則精始難校故也又
羣官多不勝任亦宜委務使能者得以成功不能者
得以著敗敗者可得而廢功成可得遂任然後賢能
常居位以善事閭劣不得以尸祿害政如此不已則
勝任者漸多經年小久即羣司徧得其人矣此校才
考實政之至務也今人主不委事仰成而與諸下共
造事始則功罪難分下不專事居官不久故能否不
別何以驗之今世士人決不悉良能也又決不悉疲
軟也然今欲舉一忠賢不知所賞求一負敗不知所
罰及其免退自以犯法耳非不能也登進者自以累
資及人間之譽耳非功實也若謂不然則當今之政
未稱聖旨此其徵也陛下御今法為政將三十年而
功未日新其咎安在古人有言琴瑟不調甚者必改
而更張凡臣所言誠政體之常然古今異宜所遇不

同陛下縱未得盡仰成之理都委務於下至於今事
應奏御者蠲除不急使要事得精可三分之二古者
六卿分職冢宰為師秦漢已來凡列執事丞相都摠
今尚書制斷諸卿憲成於古制為重事所不須然今
未能省并可出衆事付外寺使得專之尚書為其都
統若丞相之為惟立法創制死生之斷除名流徙退
免大事及連度支之事臺乃奏慶其餘外官皆專斷
之歲終臺閣課功校簿而已此為九卿造創事始斷
而行之尚書書主賞罰繩之其勢必愈考成司非而
已於今親掌者動受成於上下之所失不得復以罪
下歲終事功不建不知所責也夫監司以法舉罪獄
官案劾盡實法吏據辭守文大較雖同然至於施用
監司與夫法獄體宜小異獄官唯實法吏唯文監司
則欲舉大而略小何則夫細過微闕謬妄之失此人
情之所必有而悉糾以法則朝野無立人此所謂欲
理而反亂者也故善為政者網舉而網疏網舉則所
羅者廣網疏則小必漏所羅者廣則為政不苛此為
政之要也而自近世以來為監司者類大綱不振而
微過必舉微過不足以害政舉之則微而益亂大綱
不振則豪彊橫肆豪彊橫肆則百姓失職矣此錯所

急而倒所務之由也。小宜令有司反所常之政使天下可善化及此非難也。人主不善碎密之案必責犯彊舉充之奏當以盡公則害政之姦自然禽矣。夫大姦犯政而亂兆庶之罪者類出富彊而豪富者其力足憚其貨足欲是以官長顧勢而頌筆下吏綴姦懼所司之不舉則謹密網以羅微罪使奏劾相接狀似盡公而撓法不亮固已在其中矣。非徒無益於政體清議乃由此而益傷。古人有言曰：君子之過如日之蝕焉。又曰：過而能改。又曰：不貳過。凡此數者皆是賢人君子不能無過之言也。苟不至於害政則皆天網之所漏所犯在甚恭然後王誅所必加。此舉罪淺深之大例者也。故君子得全美以善事不善者必夷戮以警衆。此為政誅赦之準式也。何則？所為賢人君子苟不能無過小疵不可以廢其身而輒繩以法則愧於明時。何則？雖有所犯輕重甚殊於士君子之心受責不同而名不異者。故不軌之徒得引名自方以惑衆聽。因名可亂。假方取直。故清議之傷也。凡舉過彈違將以肅風論而整世教。今舉小過而議益積。是以聖人深識人情而達政體。故其稱曰：不以一眚掩大德。又曰：赦小過舉賢才。又曰：無求備於一人。故冕而

前旒充續實旨意在善惡之報必取其尤然後簡而不漏大罪必誅法禁易全也何則言法在犯尤而謹搜微過何異放兇於公路而禁盜於隅隙古人有言缺鉞不用而刀鋸日弊不可以為政此言大事緩而小事急也時政所失少有此類陛下宜反而求之乃得所務也夫權制不可以經常政乖不可以守安此言攻守之術異也百姓雖愚望不虛生必因時而發有因而發則望不可奪事變異前則時不可違明聖遵政應赴之速不及下車故能動合事機大得人情昔魏武帝分離天下使人役居戶各在一方既事勢所湏且意有曲為權假一時以赴所務非正典也然遂延至今積年未改百姓雖身丁其困而私怨不生誠以三方未悉蕩并知時未可以求安息故也是以甘役如歸視險若夷至於吳平之日天下懷靜而東南二方六州郡兵將士武吏戍守江表或給京城運漕父南子北室家分離咸更不寧又不習水土運役勤瘁並有死亡之患勢不可久此宜大見處分以副人望魏氏錯役亦應改舊此二者各盡其理然黔首感恩德謳吟樂生必十倍於今也自董卓作亂以至今近出百年四海勤瘁可難極矣六合渾并

始於今日茫庶思寧非虛望也然古今異宜所遇不
同誠亦未可以希遵在昔放息馬牛然使受百役者
不出其國兵備待事其鄉實在可為繼復不得悉然
為之苟盡其理可靜三分之二吏役可不出千里之
內但如斯而已天下所蒙已不訾矣政務多端世事
之未盡理者難徧以疏舉振領總綱要在三條凡政
欲靜靜在息役息役在無為倉廩欲實實在利農利
農在乎糴為政欲著信著信在簡賢簡賢在官又官
久非難也連其班級自非才宜不得傍轉以終其課
則事善矣平糴已有成制其未備者可就周足則穀
積矣無為匪他却功作之勤抑似益而損之利如
斯而已則天下靜矣此三者既舉雖未足以厚化然
可以為安有餘矣夫王者之利在生天地自然之財
農是也所立為指於此事誠有功益苟或妨農皆務
所息此悉似益而損之謂也然今天下自有事所必
須不得止已或用功甚少而所濟至重日下為之雖
少有廢而計終已大益農官有十百之利及有妨害
在始似如未急終作大患宜逆加功以塞其漸如河
汴將合沉棗苟善則役不可息諸如此類亦不得已
已然事患緩急權計輕重自非近如此類準以為率

乃可與為其餘比日務在靜息然能善其輕重權審其
宜知可與可廢甚難了也自非上智遠才不幹此任
夫創業之美勲在垂統使夫後世家賴以安其為安
也雖昏猶明雖愚若智濟世功者是在善化之為要
在靜國至夫脩飾官署凡諸作役務為怕傷過泰不
患不舉此將來所不須於陛下而自能者也至於仰
蒙前緒所憑日月者實在遺風繫人心餘烈臣幼弱
而今勤所不須以傷所憑鈞此二者何務執急陛下
少垂恩迴慮詳擇所安則大理盡矣世之私議竊比
陛下於孝文臣以為聖德隆殺將在乎後不在當今
何則陛下龍飛鳳翔應期踐阼有創業之勲矣掃滅
疆吳奄征南海又有之矣以天子之貴而躬行布衣
之所難孝儉之德冠于百王又有之矣履宜無細動
成軌度又有之矣若善富身之政建藩屏之固使晉
代久長後世仰瞻遺跡校功考事實與湯武比隆何
孝文足云臣之此言非臣下竊上虛美常辭其實
然若所以資其理或未盡善則恐良史書勲不
得遠盡弘美其言惜也然不可使夫知政之士得參
聖意經年小又終必有成願陛下少察臣言又論肉
刑見刑法志卷之四曰得表以封國之制宜如古典任

刑審法宜復與刑及六州將士之役居職之宜諸所
陳聞具之知卿乃心為國也動靜數以聞元康初從
淮南王允入朝會誅楊駿頌屯衛殿中共夜詔以頌
為三公尚書又上疏論律令事為時論所羨久之轉
吏部尚書建元班之制欲令百官居職希遠考課能
否明其賞罰實知專朝任者欲速竟不施行及趙王
倫之害張華也頌哭之甚切聞華子得逃喜曰茂先
卿尚有種也倫黨張林聞之大怒憚頌持正而不能
害也孫秀等推崇倫功宜加九錫百僚莫敢異議頌
獨曰昔漢之錫魏魏之錫晉皆一時之用非可通行
今宗廟又安雖嬖后被退勢臣受誅周勃誅諸呂而
尊孝文霍光廢昌邑而奉孝宣並無九錫之命違舊
典而習權變非先王之制九錫之議請無所施張林
積忿不已以頌為張華之黨將害之孫秀曰誅張裴
已傷時望不可復誅頌林乃止於是頌為光祿大
夫門施行馬尋病卒使使者弔祭賜錢二十萬朝服
一具謚曰貞忠尚書侍郎劉沉議頌當時少董應贈開
府孫秀素恨之一日聽頌無子養弟和子雍早卒更以
雍弟調子隱為適孫襲封永康元年詔以頌誅賈謐
督攝衆事有功進封梁鄒縣侯食邑千五百戶頌弟

彪字仲雅恭武果靈言伐天獲張湯累官積弩將軍
及武庫火彪無計盡屋得出諸實器歷荊州刺史次
弟仲字世混歷黃門郎祭陽太守未之官在初頌嫁
女臨淮陳矯為本劉氏子與頌近親出養於姑改姓
陳氏中正劉文護之頌曰舜後姚虞陳田本同根系
而世皆為婚禮律不禁外與此同義為婚可也友方
欲列上為陳騫所止故得不劾頌問明法掾陳默蔡
畿曰鄉里誰最屈二人俱云劉友屈頌作色呵之畿
曰友以私議冒犯明府為非然鄉里公論稱屈友辟
公府掾尚書郎黃沙御史

李重

李重字茂曾身鍾武人也父景秦別刺史都亭之
侯重少好學有文辭景武與羣集居以交愛者稱弱
冠為本國中正遜讓下行後為始平王文學上疏陳
九品曰先王議制以時因革因革之理唯變所適九
品始於秦亂軍中之政誠非經國不刊之法也且其
檢防碎微刑失實故朝野之論僉謂聖朝宜先
弊已甚而至於議改又以為疑臣以黃法為當先
蓋開塞利害之理舉而錯之使體例大通而無不滯
亦未易故也古者諸侯之治分土有常國有之主入

無異聖君大夫世祿仕無異位之貴無越境之交
上下尊卑人德歸厚秦反斯道一變而為薄
自漢末至漢革其弊斟酌周秦並存一守亦使分土
有定而取司必各舉賢貢士任之無偏子合聖典比
樂三益方今聖德之隆光被四表非三皇五帝欣觀太
平然承魏氏彫弊之跡人物播越仕無常朝心無定
處郎吏書其軍府豪右聚於都邑車駟錯與古不
同謂九品既除宜先開移徙聽相并就且明貢舉之
法不濫於境外則冠帶之倫將不分而自均即土斷
之實行矣又建樹官司功在簡久階級少則人心定
久其事則政化成而能否著在三代所以直道而行
也以爲選例九等當今之要所宜施用也聖王知天
下之難常從事於其易故寄隳括於閭伍則邑屋皆
為有司若任非所由事非所覈則雖竭聖智猶不足
以贍其事由此而觀誠令二者既行即人思反本脩
之於鄉華競自息而禮讓日隆矣遷太子舍人轉尚
書郎時太中大夫恬和表陳便宜稱漢孔光魏徐幹
等議使王公已下制奴婢限數及禁百姓賣田宅中
書啓可屬主者為條制重奏曰先王之制士農工商
有分不遷其業所以利用厚生各肆其力也周官以

土均之法經其土地井田之制而辨其五物九等貢賦之序然後公私制定率土均齊自秦立阡陌建郡縣而斯制已沒降及漢魏因循舊跡王法所峻者唯服物車器有貴賤之差今不僭擬以亂尊卑耳至於奴婢私產則實皆未嘗曲為之立限也八年已已詔書申明律令諸士卒百工以上所服乘皆不得違制若一縣一歲之中有違犯者三家洛陽縣十家已上官長免如詔書之旨法制已嚴今如和所陳而稱光幹之議此皆衰世踰侈當時之患然盛漢之初不議其制光等作而不行非滯而不及能而不用也蓋以

諸侯之軌既滅而井田之制未復則王者之法不得制人之私也人之田之既無定限則奴婢不可偏制其數懼徒為之法實^而難檢方今聖明垂制每尚簡易法禁已具和表無^而施又司隸校尉石鑿奏鬱林太守介登役使所監求^而召還尚書荀愷以為遠郡非人情所樂奏登^而秩居^而官重^而駭曰臣聞立法無制所以齊眾檢邪非必^而彙^而事情^而選^而無^而所^而遺也故所滯者寡而^而所^而濟^而有^而衆^而今如登郡^而比^而者^而多^而若^而聽^而其^而聚^而秩^而居^而官^而動^而為^而準^而例^而舉^而才^而負^而遠^而心^而有^而驕^而貴^而之^而累^而非^而所^而以^而肅^而清^而王^而化^而輯^而寧^而也^而臣^而意^而以^而為^而宜^而聽^而鑒^而所^而士^而先^而名^而登

晉書卷一百一十一

卷一百一十一

還且使體例有日常不為遠近異制詔從之太熙初遷
廷尉平駁廷尉奏邯鄲醉等文多不載再遷中書郎
每大事及疑議輒參以經典處次多由施行遷尚書
吏部郎務抑華競不通私詔特留心隱逸由是群才
畢舉拔用北海西郭湯琅邪劉珩燕國霍原馮翊吉
謀等為祕書郎及諸王文學故海內莫不歸心時燕
國中正劉沉舉霍原為寒素司徒府不從沉又抗詣
中書奏原而中書復下司徒參論司徒左長史荀組
以為寒素者出謂門寒身素無世祚之資原為列侯
顯佩金紫先為人間流通之事晚乃務學少長異業

年踰始立草野之譽未洽德禮無聞不應寒素之目
重奏曰案如葵百詔書庶讓宜崇浮競宜黜其有履
謙寒素靖恭求己者應有以先之如詔書之旨以二
品繫資或失廉退之士故開寒素以明尚德之舉司
徒摠御入倫實掌邦教當務峻準評以一風流然古
之厲行高潔之士或栖身巖穴或隱跡丘園或克已
復禮或盡期稱道出處默誼唯義所在未可以少長
異操疑其所守之美而遠同終始之善也所謂操人
必於其備之義也誠嘗考之於邦黨之論等之責任
舉之主沉為中正親執銓衡陳原隱居衣冠之善言好

學學不為利行不要名絕迹窮山隱道善其無希
世之容內全逸逸之節行幽居立精神慕之委實受
業者千里而應有孫之血之風嚴葬之標也舉原先諮
侍中領中書監華前州大中正後將重嬰河南尹軼
去三年諸州還朝幽州刺史許猛行以原名聞擬之
西河求如徵聘如沉一州列州黨之議既舉又刺史班
詔表薦如此而猶謂早野之譽未洽德禮無聞舍所
徵檢之齊而無明理一止辭以奪沉所執且應二品非
所求備但原定志窮山脩述儒道義在可嘉若遂抑
替將負幽邦之望傷敦德之教如詔書所求之旨應

為二品詔從之重與李毅同為吏部郎時王戎為尚
書重以清尚見稱教淹通有智識雖二人操異然俱
處要職戎以識會待之各得其所毅字茂彥旧史闕
其行事于時內官重外官輕兼階級繁多重議之見
百官志又上疏曰凡山林避寵之士雖違世背時出
處殊軌而先王許之者嘉其服膺高義也昔先帝患
風流之弊而思反純朴乃諮詢朝衆搜求隱逸咸寧
二年始以太子中庶子徵安定皇甫謐四年又以博
士徵安南朱沖太康元年復以太子庶子徵沖雖皆
以病疾不至而朝野悅服陛下遠邁先帝禮賢之旨

臣訪沖州邑言其雖年近耄老而志氣克壯耽道窮
數老而彌新操尚貞純所居成化誠山栖者德足以
表世篤俗者也臣以為宜垂聖恩及其未沒顯加優
命時朝廷政亂竟不能從出為行討虜護軍平陽太
守崇德化脩學校表篤行拔賢能清簡無欲正身率
下在職三年彈黜四縣弟疑亡表去官永康初趙王
倫用為相國左司馬以憂逼成疾而卒時年四十八
家貧宅宇狹小無殯斂之地詔於典客署營喪追贈
散騎常侍謚曰成子式有美名官至侍中咸和初卒
史臣曰子雅束髮登朝竭誠奉國廣陳封建深中機

宜詳辨刑名該覈政體雖文慙華婉而理歸切要游
目西京望賈誼而非遠眷言東國顧郎顛而有餘逮
元康之間賊臣專命舉朝戰慄苟避殖醢頌以此時
忠鯁不撓哭張公之非罪拒趙王之妄錫雖古遺直
何以尚茲至於緣其私議不平劉友異夫憎而知善
舉不避讎者歟李重言因革之理駁田產之制詞愜
事當蓋亶亶可觀及銳志銓衡留心隱逸瘖沖期之
識會豈虛也哉

贊曰劉頌剛直義形於詞自下摩上彼實有之李重
清雅志廼無私推賢拔滯嘉言在茲懋哉兩哲邦家

之基

列傳第十六

晉書四十六

（Faint bleed-through text from the reverse side of the page, including characters like '列傳第十六' and '晉書四十六'）

列傳第十七

晉書四十七

御撰

傅玄

子咸

咸從父弟祗

傅玄字休奔北地涇陽人也祖燮漢漢陽太守父韓魏扶風太守玄少孤貧博學善屬文解鍾律性剛勁亮直不能容人之短郡上計吏再舉孝廉太尉辟皆不就州舉秀才除郎中與東海繆施俱以時譽選入著作撰集魏書後為安東衛軍軍事轉溫令再遷弘農太守領典農校尉所居每職教士書陳便宜多所匡正五等賞罰鷄臠與武帝為晉主以玄為散騎常侍及受禪遣爵為子加駙馬都尉初即位廣納百

言八

言

言

言聞不諱之路玄乃謂騎常侍白雲陶共掌諫職玄
上疏曰臣聞先王之臨天下也明其大教長其義節
道化隆之謂清議行於下上下相奉人懷義心亡秦
蕩滅先王之制以法術相御而義心亡矣近者魏武
好法術而天下貴刑名魏文慕清遠而天下賤守節
其後綱維不攝而虛無放誕之論盈於朝野使天下
無復清議而亡秦之病復發於今陛下聖德龍興受
禪弘堯舜之化開正直之路躰夏禹之至儉綜殷周
之典文臣諫歎而已將又奚言惟未舉清遠有禮之
臣以敷風節未退虛鄙以懲不恪臣是以猶敢有言

詔報曰舉清遠有禮之臣者此尤今之要也乃使玄
草詔進之玄復上疏曰臣聞舜舉五臣無為而化用
人得其要也天下群司思多不可不審得其人也不
得其人一日則損不此謂積日乎典謨曰無曠庶官
言職之不可久廢也諸有疾病滿百日不差宜令去
職優其禮秩而寵存之既差而後更用臣不廢職於
朝國無曠官之累此謂政之急也臣聞先王分士農
工商以經國制事各一其業而殊其務自士已上子
弟為之立太學以教之謂明師以訓之各隨其才優
劣而授用之農以豐其食工以足其器商賈以通其

貨故雖天下之大庶之衆無有一人游手分數之
法周備如此漢魏不定其分百官子弟不脩經藝而
務交遊未知莅事而坐享天祿農工之業多廢或逐
淫利而離其事徒繫名於太學然不聞先王之風今
聖明之政資始而漢魏之夫未改散官衆而學校未
設游手多而親農者少工器不盡其宜臣以為亟定
其制通計而天下若干人為士足以副在官之吏若
千人為農三年足有一年之儲若干人為工足其器
用若干人為商賈足以通貨而已尊儒尚學貴農賤
商此皆事業之要務也前皇甫陶上事欲令賜拜散
官皆課使親耕天下享足食之利禹稷躬稼祚流後
世是以明堂月令著帝籍之制伊尹古之名臣耕於
有莘晏嬰齊之大夫避莊公之難亦耕於海濱昔者
聖帝明王賢佐俊士皆當從事於農矣王人賜官冗
散無事者不督使學則當使耕無緣放之使坐食百
姓也今文武之官既衆而拜賜不在職者又多加以
服役為兵不得耕稼當農者之半南面食祿者參倍
於前使冗散之官農而收其租稅家得其資而天下
之穀可以無乏矣夫家足食為子則孝為父則慈為
兄則友為弟則悌天下足食則仁義之教可不令而

行也為政之要計人而置官分人而授事士農工商
之分不可斯須廢也若未能精其防制計天下文武
之官足為副貳者使學其餘皆歸之於農若百工商
賈有長者亦皆歸之於農務農若此何有不贍乎虞
書曰三載考績三考黜陟幽明是為九年之後乃有
遷叙也故居官久則念立慎終之化居不見久則競
為一切之政六年之限日月淺近不周黜陟陶之所
上義合古制夫儒學者王教之首也尊其道貴其業
重其選猶恐化之不崇忽而不以為急臣懼日有陵
遲而不覺也仲尼有言人能弘道非道弘人然則道
其道者非惟尊其書而已尊其人之謂也貴其業者
不妄教非其人也重其選者不妄用非其人也若此
而學校之綱舉矣書奏帝下詔曰二常侍懇懇於所
論可謂乃心欲佐益時事者也而主者率以常制裁
之豈得不使發憤耶二常侍所論或舉其大較而未
備其條目亦可使令作之然後主者八坐廣共研精
凡閑言於人主人臣之所至難而人主若不能虛心
聽納自古忠臣直士之所慷慨至使杜口結舌每念
於此未嘗不歎息也故前詔敢有直言勿有所距庶
幾得以發慊補過獲保高位苟言有偏善情在忠益

雖文辭有謬誤言語有失得皆當曠然恕之古人猶
不拒諍諫况皆善意在可採錄乎近者孔蠹秦母蘇
皆按以輕慢之罪所以皆原欲使四海知區區之朝
無諱言之忌也俄遷侍中初玄進皇甫陶及入而抵
玄以事與陶爭言誼諱為有司所奏二人竟坐免官
秦始四年以為御史中丞時頗有水旱之災玄復上
疏曰臣聞聖帝明三受命天時未必無災是以堯有
九年之水湯有七年之旱惟能濟之以人事耳故洪
水滔天而免沉溺野無生草而不困匱伏惟陛下聖
德欽明時小水旱人未大饑下祇畏之詔求極意之
言同禹湯之罪已侔周文之夕惕臣伏懼喜上便
五事其一曰耕夫務多種而耕曠不熟徒喪功力而
無收又舊兵持官牛者官得六分士得四分自持私
牛者與官中分施行乘久衆心安之今一朝減持官
牛者官得八分士得二分持私牛及無牛者官得七
分士得三分人失其所必不懽樂臣愚以為宜佃兵
持官牛者與四分持私牛與官中分則天下兵作懽
然悅樂愛惜成穀無有損棄之憂其二曰以二千石
雖奉務農之詔猶不勤心以盡地利昔漢氏以墾田
不實徵殺二千石以十數臣愚以為宜申漢氏舊典

以警戒天下郡縣皆以死刑督之其三日以魏初未
留意發水事先帝統百揆分河堤為四部并本九五
謁者以水功至大出農事並興非一人所周故也今
謁者一人之刀行八下諸水無時得備伏見河堤謁
者車詎不知水勢轉為他職更選知水者代之可分
為五部皆各任其一宜其四三古以步百為畝今以
三百四十步為一畝所覺過倍近魏初課田不務多
其頃畝但務循其功力故白田收至十餘斛水田收
數十斛自頃以來日增田頃畝之課而田兵益甚功
不能脩理至畝數斛已還或不足以償種非與曩時
異天地橫遇災害也其病正在於務多頃畝而功不
脩耳竊見河堤謁者云恢甚精練水事及田事知其
利害乞中書台恢委曲問其得失必有所補益其五
曰臣以為胡夷獸心不與華同鮮卑最甚本鄧艾苟
欲取一時之利不慮後患使鮮卑數萬散居人間此
必為害之勢也秦州刺史胡烈素有恩信於西方今
烈往諸胡雖已無恙必且消弭然獸心難保不必其
可久安也若後有動爨烈計能制之惟恐胡虜適困
於討擊便能乘不入以之西赴武威外名為降可動復
動此二郡非列所制則惡胡與之窟穴浮游之地

故復為憲無以禁之也宜更置一部於高平川因安
定西州都尉莫分樂進民重其復以充之以通北道
漸以實邊詳詳此二郡及新置郡皆使并屬秦州令
烈得專御邊之宜詔曰得所陳便宜言農事得失及
水官興廢又安邊御胡政事實猛之宜申省周備一
二具之此誠為國大本當今急務也如所論皆善深
知乃心廣思諸宜動靜以聞也五年遷太僕時比年
不登羌胡擾邊詔公卿會議玄應對所問陳事切直
雖不盡施行而常見優容轉司隸校尉獻皇后崩於
弘訓宮設喪位舊制司隸於端門外坐在諸卿上絕
席其入殿按本品秩在諸卿下以次坐不絕席而謁
者以弘訓宮為殿內制玄位在卿下玄恚怒厲聲色
而責謁者謁者妄稱向書所處玄對百僚而罵尚書
以下御史中丞庚純奏玄不敬玄又自表不以實坐
免官然玄天性峻急不能有所容每有奏劾或值日
暮捧白簡整簪帶竦踊不寐坐而待旦於是貴游懼
伏臺閣生風尋卒於家時年六十二謚曰剛玄少時
避難於河內專心誦學後雖顯貴而著述不廢撰論
經國九流及三史故事評斷得失各為區例名為傳
子為內外中篇凡有四百六錄合百四十首數十萬

言并文集百餘卷行於世玄初作內篇成子咸以示
司空王沉沉與玄書曰省足下所著書言富理濟經
綸政體存重儒教足以塞揚墨之流適齊孫孟於往
代每開卷未嘗不歎息也不見賈生自以過之乃今
不及信矣其後追封清泉侯子咸嗣

咸字長虞劉簡有大節風格峻整識性明悟疾惡如
仇推賢樂善常慕孝文子仲山甫之志好屬文論雖
綺麗不足而言成規鑒穎川庾純常歎曰長虞之文
近乎詩人之作矣咸寧初襲父爵拜太子洗馬累遷
尚書右丞出為冀州刺史繼母杜氏不肯隨咸之官

自表解職三旬之間遷司徒左長史時帝留心政事
詔訪朝臣政之損益咸上言曰陛下處至尊之位而
脩布衣之事親覽萬機勞心日昃在昔帝王躬自菲
薄以利天下未有踰陛下也然泰始開元以暨于今
十有五年矣而軍國未豐百姓不^足一歲不登便有
菜色者誠由官衆事殷復除猥濫蠶食者多而親農
者少也臣以頑疎謬忝近職每見聖詔以百姓饑饉
為慮無能云補伏用慙慙敢不自竭以對天問舊都
督有四今并監軍乃盈於十夏禹敷土分為九州今
之刺史幾向一倍戶口比漢十分之一而置郡縣更

多空校牙門無益宿衛而虛立軍府動有百數五等
諸侯復坐置官屬諸所寵給皆生於百姓一夫不農
有受其飢今之不農不可勝計縱使五稼普收僅足
相接暫有災患便不繼贍以為當今之急先并官省
事靜事息役上下用心惟農是務也咸在位多所執
正豫州大中正夏侯俊上言魯國小中正司空司馬
孔毓四移病所不能按賓求以尚書郎曹馥代毓旬
日復上毓為中正司徒三却俊故據正咸以俊與奪
惟意乃奏免俊大中正司徒魏舒俊之姻屬屢却不
署咸據正甚苦舒終一不從咸遂獨上舒奏咸激訕不

直詔轉咸為車騎司馬咸以世俗奢侈又上書曰臣
以為穀帛難生而用之不節無緣不匱故先王之化
天下食肉衣帛皆有其制竊謂奢侈之費甚於天災
古者堯有茅茨屋之百姓競豐其屋古者臣無玉食
今之貴豎皆厭梁肉古者后妃乃有殊飾今之婢妾
被服綾羅古者大夫乃不徒行今之賤隸乘輕驅肥
古者人墾地狹而有儲蓄由於節也今者土廣人稀
而息不是由於奢也欲時之儉當詰其奢奢者不見詰
壽相高尚昔毛玠為吏部尚書時無敢好衣美食者
魏武帝歎曰孤之法不如毛尚書今使諸部用心各

如毛玠風俗之移在不難矣又議移縣獄於郡及二
社應立朝廷從之遷尚書左丞惠帝即位楊駿輔政
感言於駿曰事與世變禮隨時宜諒闇之不行尚矣
由世道彌薄權不可假故雖斬焉在疚而躬覽萬機
也逮至漢文以天下體大服重難久遂制既葬而除
世祖武皇帝雖大孝蒸蒸亦從時釋服制心喪三年
至於萬機之事則有不遑今聖上欲委政於公諒闇
自居此雖謙尚之心而天下未以為善天下未以為
善者以億兆顛顛戴仰宸極聽於冢宰懼天光有蔽
人心既已若此而明公處之曰未為易也竊謂山陵
之事既畢明公當思隆替之宜周公聖人猶不免謗
以此推之周公之任既未易而處况聖上春秋非成
王之年乎得意忘言言未易蓋苟明公有以察其控
款言豈在多時司隸荀愷從元喪自表赴哀詔聽之
而未下愷乃造駿咸因奏曰死喪之戚兄弟孔懷同
堂亡殯方在信宿聖恩矜憫聽使臨喪詔未下而使
以行造急諂媚之敬無友于之情宜加顯貶以隆風
教帝以駿嘗朝政有詔不問駿甚憚之咸復與駿箋
諷切之駿意稍折漸以不平由是欲出為京兆弘農
太守駿甥李斌說駿不宜斥出正人乃止駿弟濟素

與咸書曰江海之流混混故能成其深廣也
天下六器非可稍了而相觀每事欲了生子癡了官
事官事未易了也了事立作癡復為快耳左丞撻司
天喜維正八坐此未易居以君盡性而處未易居之
任益不易也想慮破頭故具有白咸答曰衛公云酒
色之殺人此甚於作直坐酒色死人不為悔逆畏以
直致禍此由心不直正欲以苟且為明哲耳自古以
直致禍者當自矯枉過直或不忠乞欲以充屬為聲
故致忿耳安有慳慳為忠益而當見疾乎居無何駿
諫咸轉為太子中庶子遷御史中丞時太宰汝南王

亮輔政咸致書曰咸以為太甲成王年在蒙幼故有
伊周之事聖人且猶不免疑况臣既不聖王非孺子
而可以行伊周之事乎上在諒闇聽於冢宰而楊駿
無狀便作伊周自為居天下之安所以至死其罪既
不可勝亦是殿下所見駿之具討發自天聰孟觀李
肇與知密旨耳至於論功當與美於上觀等已數千
戶縣侯聖上以駿死竟不欣心故論功寧厚以叙其
歡心此群下所宜以察裁量也遂扇動東安封王孟
李郡公餘侯伯子等三萬有餘復又三等超遷此之
熏赫震動天地自漢以來封采未有若此者也無功

而厚賞莫不樂國有何起當復有大功也人而樂禍其可極乎作此者皆言氣安公謂殿下至止當有以正之正之以道衆亦何所怒乎衆之所怒在於不平耳而今皆更倍論莫不生望咸之愚冗不惟失望而已竊以為憂又討駿之時殿下在外實所不綜今欲委重故令殿下論功論功之事實未易可處莫若坐觀得失有居正之事宜也咸復以亮輔政專權又諫曰楊駿有震主之威委任親戚此天下所以誼譱今之處重宜反此失謂宜靜默頤神有大得失乃維持之自非大事一皆抑造比四造詣及經過尊門冠

蓋車馬填塞街衢此之會習既宜弭息又夏侯長容奉使為先帝請命祈禱無感先帝崩背宜自咎責而自求請命之勞而公以為少府私竊之論云長容則公之姻故至於此一犬吠形群犬吠聲懼於群吠遂至叵聽也咸之為人不能言後而有後言嘗觸楊駿幾為身禍况於殿下而當若惜往後駕殿下見語卿不識韓非逆鱗之言耶而欲摩天子逆鱗自知所陳誠頌頌觸猛獸之鬚耳所以改言庶殿下當識其不勝區區前摩天子逆鱗欲以盡忠今觸猛獸之鬚非欲為惡必將以此見怒亮不而長容者夏侯駿也會

景寅詔群僚舉郡縣之職以補內官咸復上書曰臣
咸以為夫興化之要在於官人才非一流職有不同
譬諸林木洪纖枉直各有攸施故明揚逮于仄陋疇
咨無拘內外之任山處隨宜中間選用惟內是隆外
舉既頽復多節目弊既內薄外遂成風俗此弊誠宜亟
革之當內外通塞無所偏耳既使通塞無偏若選用
不平有以深責責之苟深無為不平也且膠柱不可
以調瑟況乎官人而可以平伏思所限者以防選
用不能出人不能出人當事而制無須限法法之
有限其於致遠無乃泥乎其法以何為責

臣聞刑懲小人義責君子君子之責在心不在限也
正始中任何晏以選舉內外之衆職各得其才粲然
之美於斯可觀如此非徒御之以限法之所致乃委
任之由也委任之懼甚於限法是法之失非已之尤
尤不在已責之無懼所謂齊之以刑人免而無取者
也苟委任之一則慮罪之及二則懼致怨謗已快則
朝野稱詠不善則衆惡見歸此之戰戰孰與倚限法
以苟免乎咸再為本郡中正遭繼母憂去官頃之起
以議郎長兼司隸校尉咸前後固辭不聽勅使者就
拜咸復送還印綬公車不通催使攝職咸以身無兄

弟喪祭無主重自陳乞乃使於官舍設靈坐咸又上表曰臣既鶩弱不勝重任加在哀疚假息日闕陛下過意授非所堪披露丹款歸窮上聞謬詔既往終然無改臣雖不能滅身以全禮教義無覩然虛忝隆寵前受嚴詔視事之日私心自誓隕越為報以貨賂流行所宜深絕切勅都官以此為先而經彌日月未有所得斯由陛下有以獎厲慮於愚戇將必死繫故自掩檢以避其鋒耳在職有日既無赫然之舉又不應弦垂翅人誰復憚故光祿大夫劉毅為司隸聲震內外遠近清肅非徒毅有王臣匪躬之節亦由所奏見從威風得伸也詔曰但當思必應繩中理威風自伸何獨劉毅時朝廷寬弛豪右放恣交私請託朝野溷淆咸奏免河南尹澹左將軍倩廷尉高光兼河南尹何攀等京都肅然貴戚懾伏咸以聖人久於其道天下化成是以唐虞三載考績九年黜陟其在周禮三年大比孔子亦云三年有成而中間以來長吏到官未幾便遷百姓困於無定吏卒疲於送迎時僕射王戎蕙更部咸奏戎備位台輔兼掌選舉不能謐靜風俗以凝庶績至今人心傾動開張浮競中郎李重李義不相匡正請免戎等官詔曰政道之本誠宜久於

其職咸奏是也戎職在論道吾所崇委其解禁止御
史中丞解結以咸効戎為違典制越局侵官干非其
分奏免咸官詔亦不許咸上事以為按令御史中丞
督司百僚皇太子以下其在行馬內有違法憲者彈
糾之雖在行馬外而監司不糾亦得奏之如今之文
行馬之內有違法憲謂禁防之事耳宮內禁防外司
不得而行故專施中丞今道路橋梁不脩闔訟屠沽
不絕如此之比中丞推責州坐即今所謂行馬內語
施於禁防既云中丞督司百僚矣何復說行馬之內
平既云百僚而不得復說行馬之內者內外衆官謂
之百僚則通內外矣司隸所以不復說行馬內外者
禁防之事已於中丞說之故也中丞司隸俱糾皇太
子以下則共對司內外矣不為中丞專司內百僚司
隸專司外百僚自有中丞司隸以來更互奏內外衆
官惟所糾得無內外之限也而結一旦橫挫臣臣前
所以不羅縷者莫因結奏得從私願也今既所願不
從而勅云但為過耳非所不及也以此見原臣忝司
直之任宜當正己率人若其有過不敢受原是以申
陳其愚司隸與中丞俱共糾皇太子以下則從皇太
子以下無所不糾也得糾皇太子而不得糾尚書臣

之間塞既而永誓皇太子為在行馬之內邪皇太子
在行馬之內而得糾之尚書在行馬之內而不以糾
無有此理此理必然而結以此挫臣臣可無恨耳其
於觀聽無乃有怪邪臣識石公前在殿上脫衣為司
隸荀愷所奏先帝不以為非于時莫謂侵官今臣裁
糾尚書而當有罪乎咸累自上稱引故事條理灼然
朝廷無以易之吳郡顧榮常與親故書曰傳長虞為
司隸勁直忠果劾按驚人雖非周才偏亮可貴也元
康四年卒官時年五十六詔贈司隸校尉朝服一具
衣一襲錢二十萬謚曰貞有三子敷晞慕長子敷朝

敷字穎根清靜有道素解屬文除太子舍人轉尚書
郎太傅參軍皆不起永嘉之亂避地會稽元帝引為
鎮東從事中郎素有羸疾頻見敦喻辭不獲免輿病
到職數月卒時年四十六晞亦有才思為上虞令甚
有政績卒於司徒西曹屬

祗字子莊父徽魏太常祗性至孝早知名以才識明
練稱武帝始建東宮起家太子舍人累遷散騎黃門
郎賜爵關內侯食邑三百戶母憂去職及葬母詔給
太常五等吉凶導從其後諸卿夫人葬給導從自此
始也服終為滎陽太守自魏黃初大水之後河濟泥

溢鄧艾常著濟河論開石門而通之至是復浸壞祇
乃造沉萊壘至今充豫無水患百姓為立碑頌焉尋
表兼廷尉遷常侍左軍將軍及帝崩梓宮在殯而太
傅楊駿輔政欲悅衆心議晉進封爵祇與駿書曰未
有帝王始崩臣下論功者也駿不從入為侍中時將
誅駿而駿不之知祇侍馭坐而雲龍門閉內外不通
祇請與尚書武茂聽國家消息揖而下階茂猶坐祇
顧曰君非天子臣邪今內外隔絕不知國家所在何
得安坐茂乃驚起駿既伏誅裴楷息璿駿之壻也為
亂兵所害尚書左僕射荀愷與楷不平因奏楷是

親收付廷尉祇證楷無罪有詔赦之時又收駿官屬
祇復啓曰昔魯芝為曹爽司馬斬關出赴爽宣帝義
之尚遷青州刺史駿之僚佐不可加罰詔又赦之祇
多所維正皆如此除河南尹未拜遷司隸校尉以討
楊駿勳當封郡公八千戶固讓減半降封靈川縣公
千八百戶餘二千二百戶封少子暢為武鄉亭侯又
以本封賜元子雋為東明亭侯楚王瑋之矯詔也祇
以聞奏稽留免官尋年遷光祿勳復以公事免氏人
齊萬年舉兵反以祇為行安西軍司加常侍率安西
將軍夏侯駿討平之遷衛尉以風疾遜位就拜常侍

食卿祿秩賜錢及沐帳等尋加光祿大夫門施行馬
及趙王倫輔政以為中書監常侍如故以鎮衆心祇
辭之以疾倫遣御史與祇就職王戎陳準等相與言
曰傅公在事吾屬無憂矣其為物所倚信如此倫篡
又為右光祿開府加侍中惠帝還宮祇以經受偽職
請退不許初倫之篡也孫秀與義陽王威等十餘人
預撰儀式禪文及倫敗齊王冏收侍中劉逵常侍騶
捷杜育黃門郎陸機右丞周導王尊等付廷尉以禪
文出中書復議處祇罪會赦得原後以禪文草本非
祇所撰於是詔復光祿大夫子宣尚弘農公主尋遷

太子少傅上章遜位還第及成都王穎為太傅復以
祇為少傅加侍中懷帝即位遷光祿大夫侍中未拜
加右僕射中書監時太傅東海王越輔政祇既居端
右每宣君臣謙光之道由此上下雍穆祇明達國體
朝廷制度多所經綜歷左光祿開府行太子太傅侍
中如故疾篤遜位不許遷司徒以足疾詔版輿上殿
不拜大將軍荀晞表請遷都使祇出詣河陰脩理舟
楫為水行之備及洛陽陷沒遂共建行臺推祇為盟
主以司徒持節大都督諸軍事傳檄四方遣子宣將
公主與尚書令和郁赴告方伯徵義兵祇自屯盟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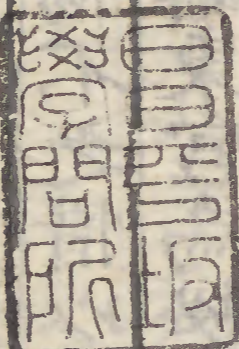
小城宣弟暢行河陰令以待宣祇以暴疾薨時年六十九祇自以義誠不終力疾手筆勅厲其二子宣暢辭旨深切覽者莫不感激慷慨祇著文章駁論十餘萬言

宣字世弘年六歲喪繼母哭泣如成人中表異之及長好學趙王倫以為相國掾尚書郎太子中舍人遷司徒西曹掾去職累遷為秘書丞驃騎從事中郎惠帝至自長安以宣為左丞不就遷黃門郎懷帝即位轉吏部郎又為御史中丞卒年四十九無子以暢子沖為嗣

暢字世道年五歲父交見而戲之解暢衣取其金環與侍者暢不之惜以此賞之年未弱冠甚有重名以選入侍講東宮為祕書丞尋沒於石勒勒以為大將軍右司馬諳識朝儀恒居機密勒甚重之作晉諸公叙讚二十二卷又為公卿故事九卷咸和五年卒子詠過江為交州刺史太子右率

史臣曰武帝鑒觀四方平章百姓永言啓沃任切爭臣傳玄體彊直之姿懷匪躬之操抗辭正色補闕彌違諤諤當朝不忝其職者矣及乎位居三獨強擊是司遂能使臺閣生風貴戚斂手雖前代鮑葛何以加

之然而惟此褊心之弘雅之度驟聞競爽為物議所
 譏惜哉古人取戒於韋弦良有以也長虞風格凝峻
 弗墜家聲及其納諫汝南獻書臨晉居諒直之地有
 先見之明矣傳祇名父之子早樹風猷崎嶇危亂之
 朝匡救君臣之際卒能保全祿位可謂有道存焉
 贊曰鷦鴂貞諒實惟朝望志厲彊直性乖夷曠長虞
 剛簡無虧風尚子莊才識爰膺衮職忠績未申泉途
 遽逼



列傳第十七

晉書四十七

天祿壬辰

晉書

